

EL MISTERO
DE LAS VALIJAS
VERDES

木偶剧团的奇遇



〔阿根廷〕

西丽亚·波莱蒂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社121—23〕

书 号： 7003·122

定 价： 0.41 元

B850

木偶剧团的奇遇

〔阿根廷〕西丽亚·波莱蒂 著

仇新年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新
年
知
识
出
版
社
PDG

Syria Poletti
**EL MISTERIO DE LAS
VALIJAS VERDES**
Plus Ultra, 巴西圣保罗, 1981

封面设计、插图：克 鲁

木偶剧团的奇遇
〔阿根廷〕西丽亚·波莱蒂 著
仇新年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2.635 字数：50,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7003·122 定价：0.41元

内 容 提 要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家木偶剧团。他们应查斯科木斯市的邀请前去演出。当他们登上舞台以后，却发现两只道具箱里的东西竟全部被人换掉了。演出怎么进行呢？台下的市政府官员和许多小朋友感到莫名其妙。正在这个当口儿，来了一伙强盗，他们要抢走这两只箱子。演员和强盗，还有强盗和强盗，为了争夺箱子，在台上展开了争斗。小朋友们以为这是在演一出好戏，看得可开心了。不料又来了一帮警察，要把木偶剧团演员当小偷抓走。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在木偶剧团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天，有一家银行被抢了，丢失了巨额款项。到底这次抢劫是谁干的呢？罪犯抓到了没有？小朋友们看到了木偶戏没有呢？你要知道答案，就请读一读阿根廷儿童文学作家波莱蒂写的这本深受欢迎的、有趣的书吧！

目 录

1	受牵连的一家	38	毛毛的梦
5	两只绿色手提箱	39	毛毛醒来了
6	“火花”开始行动	43	一场鸭球赛
9	戴墨镜的人	45	演出开始
10	抢劫行李车	48	意外
12	标签一团糟	51	袭击
13	三犯得逞	54	临时节目
14	抢劫银行	57	奇幻的灯光
17	神秘的藏身处	59	胡子警长
19	查斯科木斯到了	61	人人惊奇
21	在河口区博物馆	65	警长二重唱
27	神话般的世界	68	内疚
30	毛毛的发现	69	毛毛出场
32	宇宙人巡视地球	72	水落石出
36	巨响和怪声	76	演员们胜利了

受牵连的一家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天，黄钟树突然金花怒放，宣布秋天来到了。

这个故事十分曲折，确确实实是个谜，国内外各家电台和报纸都播发了这条新闻。

这一年的秋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除了谈论一起耸人听闻的盗窃案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话题了；这个案子牵涉到盗贼、警察、乘务员和行李保管员、木偶戏演员、一条狗、一只金丝雀、两只乌龟、一个擦皮鞋的孩子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人物。

这一切都开始于一个木偶之家。这一家人有爷爷、妈妈和四个儿女。他们是乘火车去查斯科木斯市演出一个不寻常的节目：《宇宙人巡视地球》。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抢劫案，银行里的几百万比索现钞不知去向。

这一家木偶戏演员本来没有什么名气。他们没有在任何专业学校学过这门艺术，全靠大家一起即兴创作，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每天总能发明点儿新玩艺。

乐师由爷爷充当，他会拉手风琴，因为他小时候在意大利一家提线木偶剧团工作过。他蓄着八字胡，胡须长得很密，他喜欢吸烟斗，抽特大号的雪茄，所以总是弄得大家又是打喷嚏又是咳嗽，小狗也是一样，有时连木偶也跟着打。



妈妈给木偶缝衣服，贴头发和胡子，她一边干这些活儿，一边喋喋不休地唠叨。她在扮演教母或蓝衣仙子的角色时，也常常说一些剧本以外的话。

主要的演员是那几个儿女，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子叫多莉塔。他们搭布景，操纵木偶，为木偶配音，操作聚光灯和运用事先录入盒式磁带里的音响效果。

三个男孩中的老大叫赫苏阿尔多，节目由他创作和导演。而且他还是个诗人。因为这个缘故，他总是飘飘然，心不在焉。他戴一付眼镜。此外，他热恋着劳拉，劳拉是一位小姐，她不愿和他结婚，因为她不想当木偶戏演员。

赫苏阿尔多是那么地心不在焉，以致于脚上的两只鞋从来不是同一个颜色的。或者穿一只蓝色的袜子，而另一只却是棕色的。有时候，他把爷爷的烟斗当话筒放在嘴边，向大家讲话。

老二叫卢辛多，他是最受大家尊重的人，尽管他是个出色的杂技演员，但他总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另外，卢辛多还精通电学，是照明技师，他把舞台照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作为演员，他可以给木偶配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的嗓子已经不是童音，但也还不是成年人的声音。

最小的一个是阿里耶尔。他给表演蚰蚰或花朵的最小的木偶配音。蚰蚰和花朵一晃即逝，被汪汪的犬吠声逼到角落里去。因为阿里耶尔一刻也离不开他的猎狐小犬——“火花”，而“火花”不愿看到会说话的蟋蟀和会飞的花。

最后一个是多莉塔，她从不乐意演小红帽或白雪公主一类的角色。多莉塔不相信女巫那一套。另外，她只是对有潜水员或宇航员的节目感兴趣。她宠爱她那两只从查科省弄来的小乌龟，用它们练习星际飞行，着陆时毫无计划，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这些木偶戏演员自得其乐，虽然他们很穷，可他们自己并不在乎，也不知道有些国家的木偶戏演员已经可以坐着剧团的汽车旅行了。他们一心只想成为艺术家。他们也确实是的。

艺术家，虽然他们既无自己的演出场也没有活动房。

他们无论干什么事都自己动手。先把木偶画在纸片上，再制作头和手。而后，把它们缝成很长很长的手套一样的套子。木偶一旦做成了，就把手指伸进套里，转动它们的脑袋、手臂和双腿，如果有尾巴，就摇动尾巴。他们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记错了，就借助两台盒式录音机，临时随便凑合点什么，总能博得观众们哈哈大笑。爷爷的手风琴，多莉塔的小手鼓和响板，就是他们的乐队和龙套。总之，演出极其现代化的木偶戏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他们同心协力创造和制作的。

这些艺人没有自己的剧场，也没有带轮子的活动房屋，他们就在公园里、广场上或城郊学校里奉献自己的节目。他们的观众主要是孤儿院或幼儿园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又哭又笑，闹得很厉害，但是他们鼓掌也最热烈。

演出一结束，演员们就向这些孩子分发气球和糖果，他们大家拥抱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孩子们、老爷爷、手风琴、烟斗、小狗和装小红帽的小篮子，多莉塔常常把她的两只活乌龟放在这小篮子里，但也放宇宙人，这是她最喜爱的木偶，因为故事优美动人，是由她主演的。妈妈激动得又是哭，又是笑，又是说，手指仍然插在蓝衣仙子的头里，或帕查妈妈^①的头里。

① 帕查妈妈是阿根廷神话传说中保护动物的女神。

两只绿色手提箱

银行抢劫案出人意外地发生了。

一天，这个不同凡响的木偶艺人之家收到了查斯科木斯市政府的一封信，邀请他们到一个大剧院里进行几场演出。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剧院，有能转动的舞台和电子照明设备。他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于是，他们买了两只深绿色的双层底的大手提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带有活动布景的戏台、彩灯、宇宙人连同他的宇宙飞船、白雪公主、女巫、彩虹般的中国宫灯、宝剑、羽翎帽、大手鼓、袋鼠、带着哨子和警棍的警察、闪光的鱼、发光的玩具、肥头大耳的国王、电器插头、响板、喷雪剂瓶子、多莉塔的小熊、一个吉普赛女郎、放了气的气球、糖果、一个上了发条后舞女就会翩翩起舞的音乐盒，以及很多别的道具。还有一只闪闪发亮带有天线的宇航员头盔。

在一只手提箱箱底的夹层里，藏着赫苏阿尔多的文件：写给劳拉的诗篇和情书——劳拉小姐在学习英文，她的父母不愿让她嫁给一个演木偶戏的人。在另一只箱子的箱底夹层里，保存着两台盒式录音机，里面录进了节目的伴奏音乐以及所谓的“音响效果”，在演出中只要按一下某一个按钮，就会暴发出掌声、雨声、雷声、哨声、汽笛声、警报声、印第安人的喊叫声、狮子在森林里的吼声、金丝雀的啁啾声、足

球场上的哄闹声以及在演出不同的节目中所运用的很多很多其他的声响，这些是观众们不应当知道的。

演出的前一天，他们带着装有木偶和演出所需物品的绿色手提箱，高高兴兴地到了火车站。当然，各自还带着各自的箱子。

多莉塔也想带着她的两只乌龟，她把它们藏在篮子里，篮里还装满了生菜，因为乌龟是贪食的。妈妈想带上金丝雀笼子和人家刚刚送给她的几盆花，以免她不在时它们会想念她或因为缺水而渴死。就要出发了，他们发现忘记带狐狸和狗熊的面具、带有长尾巴的伪装服了，这是赫苏阿尔多和卢辛多在演出之前需要穿戴的，还有阿里耶尔用的流浪艺人的滑稽装也忘了。妈妈把这些东西挂在胳膊上，遮住了金丝雀的笼子。爷爷带着烟斗和手风琴。“火花”当然跟他们一起去，只有它是不带行装的。

“火花”开始行动

他们到了火车站。

爸爸为他们送行——他不是木偶戏演员，然而却有点象是他们大家和艺术的守护神。爸爸办理了绿箱子的托运手续，并把行李票交给忙忙碌碌的老伴。然后，又是亲又是吻，千叮咛万嘱咐地告别了他的亲人们。

在激动和行李繁多造成的一片混乱嘈杂中，谁都没有注

意到一个戴着墨镜、下巴上有块伤疤的人和木偶艺人一起慌里慌张地上了车。

上车后，他们在隔间里安顿了下来，忙着整理行李包裹，阿里耶尔和多莉塔为了占据靠近窗子的座位两个人你推我操争个不休，这时候乘务员来了，他象打雷似地叫道：

“太太！狗不能作为旅客乘车！”

“可是，天哪！‘火花’不是作为旅客乘车的。它是作为一条漂亮的小狗而乘车的。”

“不许乘车。禁止带狗。”

“可是，为什么要禁止呢？‘火花’既不叫又不咬！请您注意，有时候有的孩子整天价哭喊号叫，而谁都不禁止他们乘车……”妈妈抗议着，同时设法用手提包和挂在胳膊上的狗熊伪装服及狐狸伪装服掩盖她带的走私货——金丝雀鸟笼。

“狗不能乘车，太太。请您谅解。狗必须下去。”

“小‘火花’非和我们一起走不可，天哪！小‘火花’要参加演出。另外，把它丢给谁呢？丢给我那可怜的老头子吗？我们是去查斯科木斯市演木偶戏的。您知道吗？市政府邀请了我们。我们不能为了这个就把小‘火花’丢弃在街上，任凭心术不正的公共汽车司机把它压死。您没有心肝吗？您的儿女热爱动物吗？”

“请您买张车票，狗乘行李车。”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和乘务员正在继续争论时，下巴上有块伤疤戴墨镜的人磕磕巴巴地说，猛地一下子坐到赫苏阿尔多和多莉塔两人中间。

“好吧。但我只付半价，因为‘火花’尚未成年。”妈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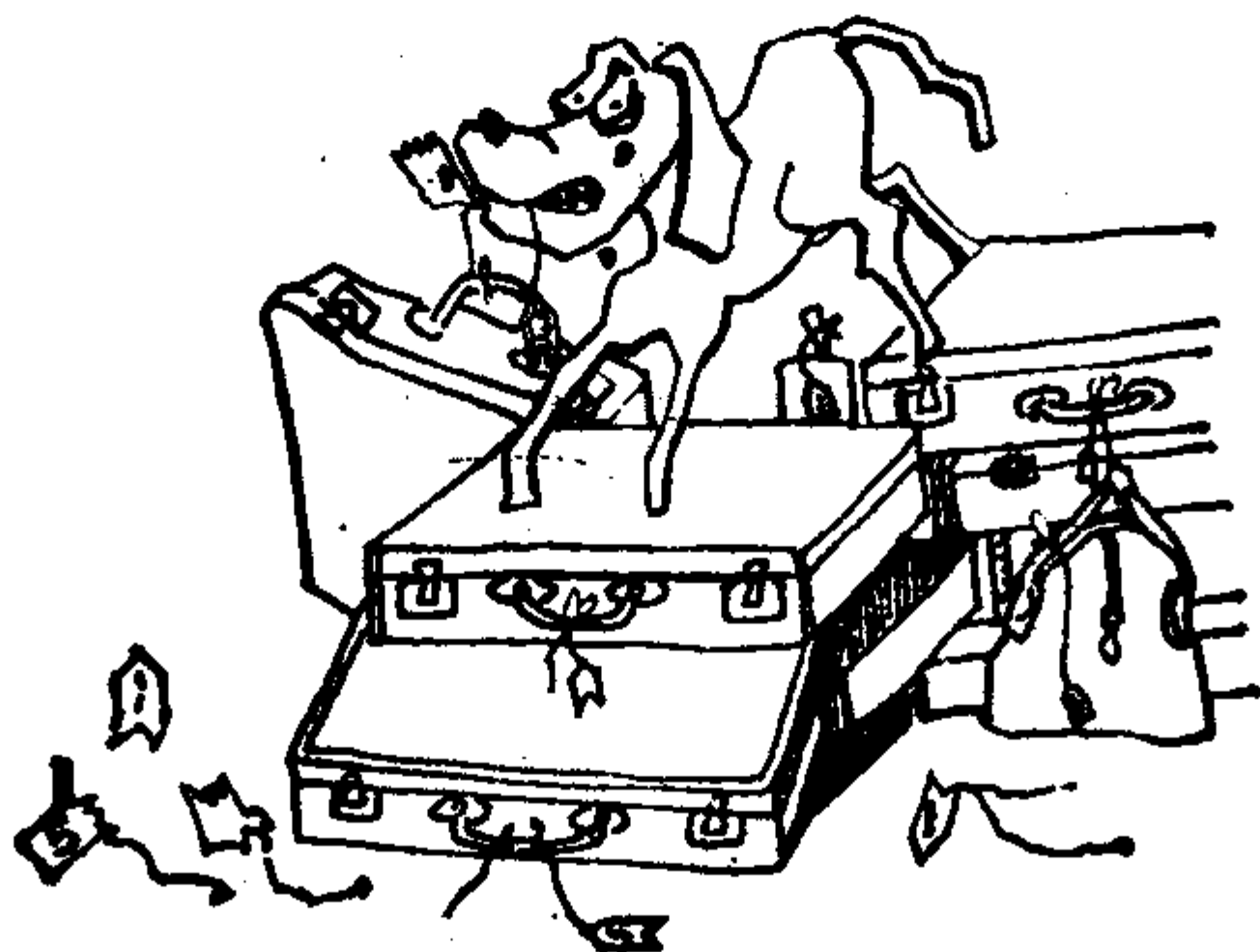
面讨价还价，一面在手里拿着的乱糟糟的大包小包和车票中找钱。就这样，绿色手提箱的行李票，就是她丈夫交给她的
那些行李票，掉在地板上了。

这当儿，车厢震动了一下，行李票滑到座位底下不见了。
火车开动了。

“把狗交给我，我送到行李车去。”乘务员坚持说。

“我们一起送去。”阿里耶尔插嘴说，他把“火花”抱在怀里，跟着乘务员走去。爷爷也站了起来，脖子上挂着手风琴，两人随着乘务员到了行李车。

到了行李车厢，乘务员开了门，他们都进去了。行李车内半明半暗，摆满了包裹和箱子。阿里耶尔和爷爷只看到两只深绿色的手提箱。“这就是我们的箱子。”他们一辨认出箱子的颜色就说。他们把箱子往有窗户的一边挪了挪，让“火花”蹲在上面，好让它观看风景而不至于感到十分孤寂，至少是和木偶在一起。他们一出来，乘务员就把门锁上了，“火花”开始抗议，撕咬这两只和另外两只绿色手提箱上的行李标签。它绝望了。



戴 墨 镜 的 人

嘎嘶，嘎嘶，嘎嘶，火车向查斯科木斯飞奔着。

多莉塔高高兴兴，因为乘务员没有发现她盛乌龟的小篮子，也没有看见金丝雀笼子。过了一会儿，终于可以把遮盖它们的東西揭开了。

突然，两个贼眉鼠眼、头发乱蓬蓬的小伙子从车厢过道上走来，后面跟着一个背着擦皮鞋箱的小孩儿。一见他们，戴墨镜的人动了一下，用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

“你别那么紧张，我的孩子！你没看见把我刚给金丝雀倒的水给弄洒了吗？”妈妈看到刚注满的一钵子水洒了，责备他说。

那人没吭声，脸色惨白。

“噢，好了，好了！”这时妈妈安慰他。“你的脸色也用不着这么苍白。我们会有办法收拾的。你不舒服吗，我的孩子？你怎么了？你吃块三明治吗？”

“不，不，太太，谢谢了。”戴墨镜的人回答说。“这么说，你们是到查斯科木斯去喽？”他没话找话地问。

“是的，年轻人。感谢上帝，明天我们开始为市政府演几场木偶戏。我们演的节目可好了，你知道吗，演的是宇宙人察看地球上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唉！很有必要，那么多的坏蛋……”妈妈打开了话匣子，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向有伤疤的人讲起了故事的情节。

最后，妈妈用肯定的语气对他说：

“我说，孩子，对于象你这样神经质的人来说，再没有比看一场木偶戏更好的了。为什么你不来查斯科木斯？”

抢劫行李车

小“火花”在行李车里发疯似地嚎叫。在那么多的形同鬼怪似的行李中间，它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它害怕了。

忽然，“火花”听到门口传来一种刺耳的声音，看到火舌舔穿了门锁。它的毛都竖起来了。门开了，三个小伙子悄无声息地进来了。

“火花”看见了他们：一个瘦骨嶙峋，手持左轮枪。另一个粗矮健壮，手提



喷枪。第三个是个少年，背着擦皮鞋箱子作为武器。三个人的脸没有一个它能看得上的，它向他们吠叫起来。

“矮墩儿，别让狗叫唤，掐死它。”瘦子对矮子说。“这个倒霉的家伙会坏了我们的事的。”

“火花”以威胁的姿态嚎叫着。

“哑巴带的就是这两只箱子。这两只，前边的两只，狗在上面的两只绿色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指着说，掩饰着他的惧怕和急于离开那里的焦急心情。

瘦子和矮子各抓了一只孩子指出的绿箱，用脚踢着“火花”，它乱咬行李标签，把它们全都扯下来了。

小孩子开了行李车门，他们恰恰在火车减速的一刹那出去了。第一站快要到了。这时候，“火花”怒不可遏，继续撕扯着所有它能够得着的行李标签。

后来，一切都象电影中发生的事情一样。

首先，两个小伙子把箱子抛下去。而后，他们跳下车。小孩子也扔出他的擦皮鞋箱子，跟着跳了下去。

正好在三个人跳到路基上的时候，火车停住了。他们看到同伙大鼻子的小卡车停在一个僻静的交叉路口，照原来商定的，发动机没有熄火。大鼻子办事万无一失。

在旅客们下车之前，三个抢劫犯抄起手提箱和擦皮鞋箱子，朝小卡车跑去，带着全部东西钻上卡车。汽车飞也似地开走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谁都没有发现这些行动，小卡车已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飞驰而去。

标签一团糟

“火花”一见门开了，就象个没把儿的圆球一样到各车厢乱跑，嘴里叼着扯下来的行李标签。它流星似地倒在赫苏阿尔多正在看的书上，最后滚到盛乌龟的篮子上。

“小‘火花’！”大家喊道，高兴极了。“你逃出来了？多幸运呀！”对它又是爱抚又是责备。

“你干的好事！”妈妈看到“火花”嘴里叼着一大堆行李标签时说。“好了。给我吧。咱先藏起来，免得乘务员生气。”她把咬烂了的行李标签放在手提包里，但却没有发觉丈夫托运的绿色手提箱的行李票早就被她丢失了。

然后，他们把“火花”藏在爷爷的手风琴后面。

赫苏阿尔多开始为他那不愿当木偶艺人的对象——劳拉创作情歌，爷爷用手风琴为他配背景音乐。妈妈向大家分发三明治和柠檬汽水，给金丝雀和乌龟吃生菜。

幸亏戴墨镜的人已经换到另一个较安静的隔间里去了。

三犯得逞

小卡车在交通拥挤不堪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全速行驶着。

“你瞧，大鼻子，一切顺利！”瘦子沙丁鱼对驾驶小卡车的同伙说。他们叫他大鼻子，因为他的鼻子上长着许多赘疣。

“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把哑巴干掉，这个家伙自以为是咱们的头儿。”大鼻子不满地说。

“又一次给他溜掉了。”沙丁鱼解释道。“他看到我们走近火车时，就马上钻到几个青年人中间，钻到了几个挂满了包裹、笼子和花草……的疯子中间。乱得一塌糊涂。在火车上他坐在他们当中。当看到我们从走道上走过的时候，他用报纸遮住了脸。脸色比白床单还要白。他把我们当成鬼了。”

最后这几句话，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哑巴肯定以为我们还在车上呢。”矮墩儿大笑着说。

“当他在米拉马尔车站下车时，会吓成什么样子呢！他想我们会和他一起下车来抢他的箱子。他万万想不到，我们已经弄到手了。”

他们贪婪地看了看箱子，又摸了摸箱子。

“等他提取行李的时候，可又找不到了，他会多尴尬呀。”

“警察要侦破这个疑团又得多费劲呀。”

这三个年轻人又说又笑，手舞足蹈，兴奋之至。沙丁鱼

和矮墩儿仍然为他们的胆量而洋洋得意：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银行，不几个小时之后又劫火车。而且一帆风顺，他们已把装着抢来的钱的箱子弄来了。吓人的数字，从来不敢想象。偷了一次，就都成了富翁。更可喜的是，下巴有疤的那个家伙，因为他们的头子，一手遮天，这个一向被大家憎恨的哑巴受骗了。他想背叛他们，真是罪有应得。

他们为几个钟头之前在银行和街上制造的恐怖与混乱而狂笑。这个下午真象是电影里的一样！他们相互述说着。一定要庆祝一番。

只有毛毛，最小的那个孩子，不怎么明白应该庆贺什么。

抢 劫 银 行

只有擦皮鞋的孩子毛毛一个人不笑，他瘫软在最不舒服的座位上，几乎是倒在箱子上。这天下午发生的事，使他过于不安。怎么卷入一次名副其实的抢劫案了呢？或者说是两次？

现在他想把发生的一切一景一幕地回忆一下。他似乎觉得有必要向人解释解释，但又不知向谁解释。

事情发生得竟然那么快，那么乱……

抢劫是哑巴组织的。哑巴是帮伙中说一不二的头子，而他，毛毛，只是矮墩儿的朋友，矮墩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因为他住在矮墩儿的家里。

他回忆起全部细节，感到身体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哑巴第一个走进银行，左轮枪藏在文件包里。瘦子沙丁鱼和矮墩儿——他们是在教养所里交的朋友——几分钟以后也进了银行，武器藏在防寒服下面。大鼻子把车停在街角处，在车上等着他们，引擎不熄火，以便大家携带着战利品随时可以逃走。大鼻子装作司机，不参加抢劫。而他，毛毛，被安排在银行大门口，守着他的擦皮鞋箱子，坐在那里望风，随时在动手抢劫的人和大鼻子之间联络。

一切又在毛毛眼前重现了，然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迷惘地回想这次抢劫。沙丁鱼和矮墩儿也在谈论这件事，不过他们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说实话，在银行的行动是惊心动魄的，使人头晕目眩，就象是一部电视系列片。沙丁鱼和矮墩儿是在哑巴稍后一点进去的，但三人在同一刹那拔出手枪，吓得所有的人都不敢动弹。他们制造恐怖。两个上了年纪的人昏过去了。一个小孩子叫了起来。他们迫使人们全都趴在地上，职员们也一样。矮墩儿把职员们赶到另一间房子里去，沙丁鱼用枪逼着众人，监视着他们。

职员们被轰到一块儿，不许作声，哑巴用枪逼着经理，强迫他打开保险柜，把成捆的钞票全都拿出来，放在他们文件包里，文件包很快就装满了。骤然，警铃响了。但是无济于事。抢劫者们已经跑出门外了。警察赶到之前他们已脱离了险境。三人从毛毛面前风驰电掣般地跑过去了。

沙丁鱼和矮墩儿径直奔向小卡车，但这时哑巴却不按预谋的计划跟着他俩，而是穿过街道，独自一人带着抢来的全部款子，向另一个街角拐去。只有毛毛稀里糊涂地跟着他。

引擎不熄火，手握方向盘，仍然等待着的大鼻子不怎么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沙丁鱼和矮墩儿立即就看破了。他们折向街角，沿着大街小巷，拐弯抹角，穿过斜街横路，开始追赶哑巴，毛毛尾随在他后面，后来他们上了小卡车追赶。终于，他们看见哑巴进了一家很大的商店，这家商店有好几层楼，也有好几个出入口。

他们各守一门，等候他。约莫半个小时以后，是毛毛看见哑巴换了衣服出来了，哑巴穿着焕然一新的衣服，戴了付墨镜。文件包换成了两个深绿色的手提箱。毛毛吃惊得瞠目结舌。哑巴钻进一辆出租车，消失在去孔斯蒂图西翁火车站的方向。

毛毛飞跑去通知矮墩儿和沙丁鱼。他们立即跳上大鼻子的小卡车，打算追赶哑巴。但是白费劲儿。他已不见踪影了。他们想：哑巴为什么买了两只箱子？肯定是想逃到内地躲起来。他的出租车驶向孔斯蒂图西翁是有原因的……于是，他们也向这个车站开去。在车站，他们把毛毛布置在一个入口处守着他的擦皮鞋箱子。

几分钟后，尽管人流熙攘，毛毛似乎辨认出哑巴跟在一辆满载行李的小车后面走着。他隐蔽在人群里，跟着哑巴，不让他看见。就这样，他听到并看见哑巴买了去米拉马尔的车票。后来又见他两只绿箱子也托运到米拉马尔。

当即，毛毛跑去通知守在车站其他入口处的两个小伙子，大鼻子也和他们在了一起。面对事态的发展，他们当机立断，另作安排，决定搭乘同一次列车，大鼻子驾车在火车的第一站附近等他们。

他们很快地买了三个人的车票。在火车刚刚开动时，他

们爬上了一节车厢。矮墩儿带着喷枪。毛毛象平常一样，带着他的擦皮鞋箱子。

但是，回忆这一切为什么使他悲伤和害怕呢？这孩子想。

神秘的藏身处

一切比预谋的还要好些。没花几个钟头，他们都变成了百万富翁，现在正在闹闹嚷嚷、激动万分地庆幸。只等数钱分款了。

“哑巴最想不到的，”沙丁鱼自吹自擂地说，“是火车在行进中我们把箱子从行李车里弄了出来。真是漂亮极了！”

“打开锁是轻而易举的。”矮墩儿向大鼻子讲述着。“但差点儿让一条该死的狗把我们的事断送了，它疯了似地守护着箱子。”

“最危险的是我们从行进中的火车上跳下来，对吧，毛毛？”沙丁鱼问道。“但我们现在成了百万富翁了，小伙子。”

毛毛没有答话。车子已经进了大都市，毛毛感到侷促不安。他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货真价实而又这样危险的抢劫。他作警戒是沙丁鱼和矮墩儿逼他干的，但没想到他们利用他干这样严重的勾当。

自打从孤儿院把他领出来的姨妈死了之后，毛毛就和矮墩儿住在一起。他怕两个同伙。他们对他不坏，但有时候打他，他们嫌他傻。

毛毛也认为，想必他确实有点傻，因为他内心有时感觉到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比如有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声音，从他灵魂深处传来，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过母亲呀。这有多奇怪呀。这是什么声音呢。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现在成了贼，几乎成了抢劫犯，就象他从来没体验过有母亲的滋味一样，这时也不知道有钱是个什么滋味。他连一个亲人也没有，要那几张钞票干什么？

“我们到哪里去分钱呀？”大鼻子问。

“到我家去吧。”沙丁鱼建议。

“你发疯了？”矮墩儿生气地说。“警察会去找我们，他们马上就能找到我们，赃款俱在。哑巴就可以唱歌了……咱们就都得去坐牢。最好……最好是到一个任何人也不会怀疑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们可以稳稳妥妥地把钱藏几天。”

“可是，上哪儿呢？”沙丁鱼问。“去什么地方呢？”

毛毛瑟瑟发抖，他真想逃走。

“我知道一个世界上最保险的地方。”矮墩儿脱口而出。

“我担保你们猜不出来。这地方在河口区美术博物馆。”

“什么？一个博物馆？你疯了？”沙丁鱼反驳说，他完全被弄糊涂了。

“我告诉你，一个博物馆。谁能想得到到一个博物馆去寻找银行的款子呢？”矮墩儿回答说。“另外，在博物馆我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我向你保证，这地方对我们再合适不过了。是个很大的大厅，里面保存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船的船头装饰物，一些画得五彩缤纷的木雕，是帆船航海的时代放在船头的。在这个博物馆的大厅里，我们有很多藏身之处，

也有很多藏箱子的地方。这些钱放在那些船头装饰物下面，比放在保险柜里还保险。”

“那我们怎么进去呢？”沙丁鱼问。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去，而不被人发现。我对那里的路了如指掌，因为我在那里作过很长时间的油漆工。甚至有些旧船里面也可以藏人。”

“那我们去吧。在哪儿？”大鼻子问。

“在‘小河’河口区，就在‘小河’对面。”

船头装饰物是什么？毛毛暗自问自己，他焦虑地思索着。

查斯科木斯到了

嘎嘶，嘎嘶，嘎嘶，火车在滂沱大雨中驶近查斯科木斯。

对于我们的木偶戏演员来说，下车是个杂沓纷乱的电影镜头：行李，暴雨，大风，闪电，金丝雀成了落汤鸡，乌龟掉在地上，爷爷踩着了狐狸服的尾巴，差点摔坏了手风琴，

“火花”不停地朝着大雨狂吠。

最后，他们带着全部家当来到行李房提取爸爸托运的装着木偶的绿色手提箱。但行李员不愿把箱子交给他们，因为妈妈把行李票丢了。

于是大家都埋怨起来了，并且人人动手，寻找行李票。妈妈执意地不断对行李员说，他们是木偶戏演员，是遐迩闻名的艺人，因此，不管有没有行李票，都应当把绿箱子交给



他们，因为木偶是属于他们的。

妈妈原先把“火花”咬坏后叼来的一堆行李标签塞进了手提包，幸亏在这些残缺不全的行李标签中找到了两张，尽管字迹难以辨认，但似乎是与仍在行李车内的两只绿箱相符。搬运工抢在火车开走以前搬下了这两只箱子，最后交给了他们，但淋了个透湿。

在车站大厅里，一群孩子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正等待着他们，孩子们带着鲜花和雨伞，还发表了长长的欢迎词。

欢迎词开始时说：

“木偶戏演员先生们：今天，我们的城市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欢迎如此璀璨的艺术群星。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太阳比任何时候都更灿烂辉煌……”

掌声。鲜花。几滴眼泪。隆隆的雷声。

当轮到赫苏阿尔多向孩子们致答词的时候，他很激动，说他们在如此光辉灿烂的一天来到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查卡布科^①，也感到幸福。

然而，倾盆大雨依然不住地下着，因此人们用车子把他们送到旅馆。演出将在第二天进行。

“首都一家银行百万巨款被盗！”报童们在雨中喊道。

“盗贼戏剧性地潜逃！”报童们继续喊着。

“首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位老师说。

我们的木偶艺人兴高采烈而又精疲力竭，他们顾不上去关心任何新闻。

在河口区博物馆

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豪雨如注。

黑暗。闪电。雷鸣。小卡车在河口区沿河曲折行驶，距离停泊在河里的船只只有几步远，一直开进一条十分狭窄的小巷子里，才停了下来，两旁是油漆过的小木屋^②。这条小巷通往美术博物馆的后院。

阒无一入。幽幽的街灯，船上昏暗的灯光星星点点。黑

① 赫苏阿尔多一激动，把查斯科木斯说成了查卡布科。

② 河口区，有人也译成博卡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古老的区，房屋大多是木结构建筑，油漆成红红绿绿的颜色。

魑魅的影子似乎顺着狭长的夹道和神秘的路基在滑动。

四个人无声无息地慢慢走下车来，他们提着箱子，身子紧贴着墙往前走，矮墩儿引路。他首先进了一个小修道院的长院子，又从那里越过一堵矮墙。沙丁鱼把箱子递给他。然后大家都跳进一个空旷的大院。这是设在博物馆旁边的幼儿园的院子。

他们借着手电筒的亮光，磨磨蹭蹭地跳进另一个大院，就是博物馆的院子，矮墩儿第一个进去，最后是毛毛。到了那里，矮墩儿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了一扇门上的锁。于是他们进入了前庭，随后，沿着一条走廊走进一间大厅，这大厅可能是个剧



场，但空旷而阴森，好象到处都是飘忽不定的幽灵。不过，矮墩儿对路特别熟，他们带着手提箱，从那里走过一个个很长的展厅，由于手电筒射出的光十分微弱和黑影构成的极其怪诞的形象，展厅一个比一个显得离奇，一个比一个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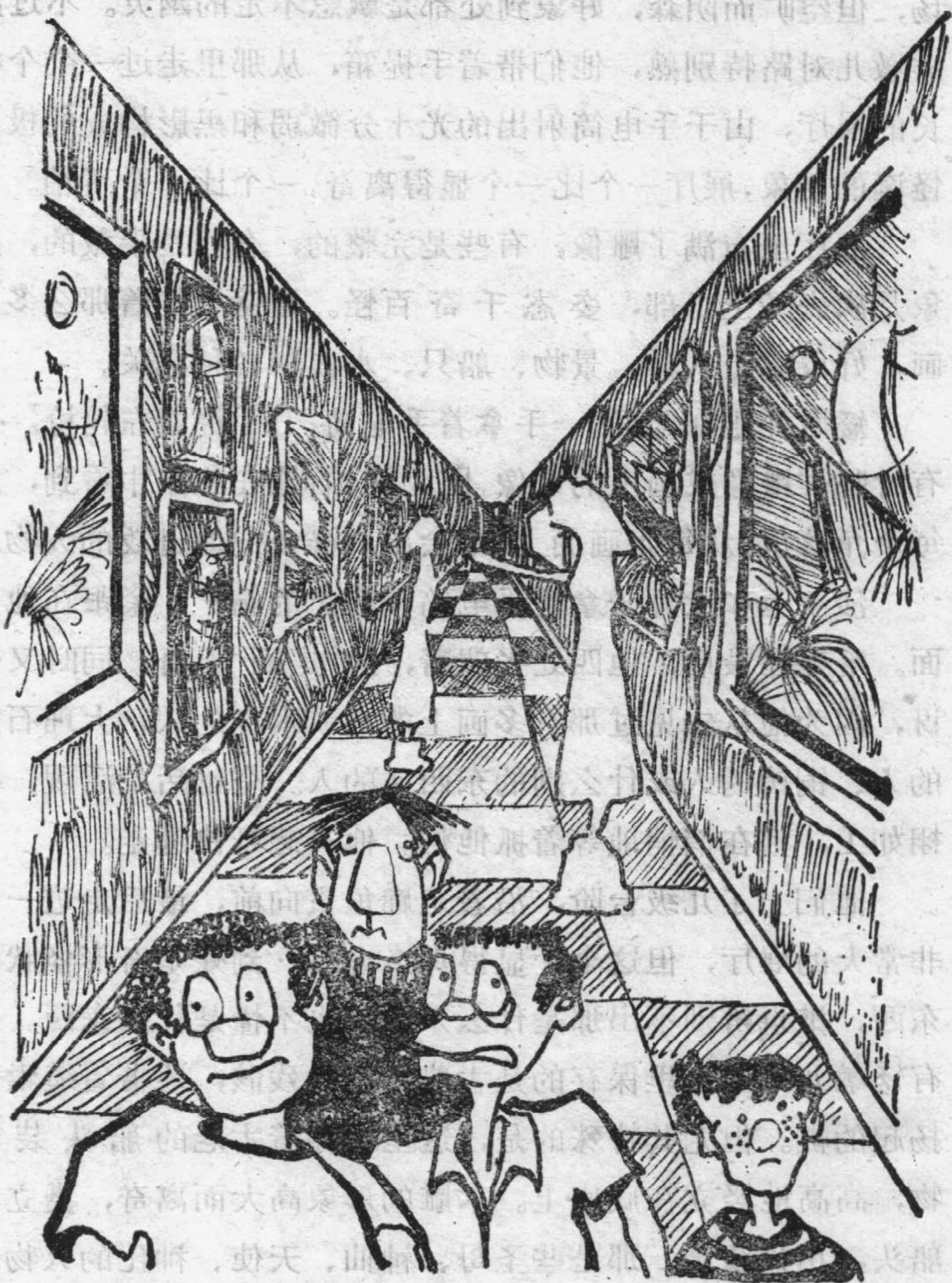
展厅里布满了雕像，有些是完整的，有些是半截的，好象是砍去了上半部，姿态千奇百怪。墙壁上挂着那么多的画，好象满是人群、景物、船只、水浪和各种机关。

矮墩儿走在前面，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左轮枪。他有时瞄准雕像或画上的人像，因为惧怕，他在想象中看到，从每个角落里，从每张画面上，都会出现准备向他进攻的人物。

沙丁鱼和大鼻子拿着手电筒和沉重的箱子，紧跟在他后面。毛毛在最后，他四处张望着，恐惧而好奇，同时又惊讶，因为他从未见过那么多画上的人或木刻的人、大理石雕的人、铜铸的人或什么别的东西作的人。全都活龙活现，栩栩如生，都在悄悄地等着抓他们。他真想赶快逃走。

他们上了几级台阶，沿着走廊鱼贯向前，最后走进一个非常大的展厅，但这个厅显得那么虚幻，到处是奇形怪状的东西，谁也辨别不出那是什么东西，也不懂是什么东西。只有矮墩儿知道这里保存的是古船古舰的残骸，还带着缆索和扬起的帆。但尤其特殊的是，这里保存着古老的船头装饰物，高高地竖立在底座上。木雕的形象高大而离奇，矗立在船头，用作装饰。那是些圣母、神仙、天使、神化的人物，甚至还有魔鬼，占据着船的最高点，用以保护船头避开大海的危险，或用它抗拒凶猛的风暴。

毛毛惊恐地看着这些他从来也想象不到的形象：美人鱼、海



盗、战将、巨龙、大蛇……或是妩媚绝伦的女人、长着翅膀的女孩，两眼炯炯闪光，披着长长的头发。他差点向他们招手致意。

矮墩儿和沙丁鱼看看百叶窗确实关得严严实实，就开了灯。终于他们可以在这里打开箱子了，可以不受任何人打扰地分钱了。

开了灯，毛毛惊呆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所有的木雕像都从船头高处和座台上监视着他。他以为是在做梦。他想走开。他在战栗。而沙丁鱼和矮墩儿蹲在地上，神经十分紧张，四只手笨拙地试图打开箱子。

“这个家伙在店里买了多少衣服啊！”他们厌恶地埋怨。
“这个滑头花了一大笔钱。”

他们很快撬开了锁，打开了箱盖。

一时间，他们吃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开始从箱子里往外拿东西，又是使劲地扔，又是粗鲁地骂，这是些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木偶、打扮成女巫或仙女的洋娃娃、大手鼓、颜色鲜艳的森林和大海的布景、宇宙飞船、宇航员的头盔、螺钉、假发、狗熊、彩灯、磷光闪闪的鱼、锤子……这不像是箱子，倒像是魔术师的大礼帽。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破烂货？”他们大为生气，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木偶、玩具和其他物品统统扔了出来。他们疯了似地把手伸到箱子深处，抽出来的还是消防队员、警察、一个肥头大耳的国王、长着腿的花、公主、糖果袋子、放了气的气球、喷雪剂瓶子和一个螺钿小盒……

他们把东西全都扔在地上。他们找遍了箱子的边边角角，把箱子翻了个个儿，他们暴跳如雷，大失所望，为受到捉弄而狂怒。毛毛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来没有见过也

没有想到过这么多的奇妙玩艺儿。

沙丁鱼出乎意外地猛地给了他一记耳光，打得他摇摇晃晃。

蠢货！”他冲他喊道。“这不是哑巴的箱子。你骗了我们。说！”

“我没有……我不知道……”毛毛结结巴巴地说。“我看着哑巴从我身边走过，我看见他托运了两只和这一模一样的绿箱子。”

“我想到了。哑巴欺骗了我们。”大鼻子骂骂咧咧地说。
“这一定是别的旅客的行李。”

“对，一定是那些滑稽演员们的箱子，一定是带了许多包裹和哑巴一起上火车的那些疯子们的。”矮墩儿说。“哑巴扯掉了行李标签来蒙骗我们。毫无疑问，装钱的箱子他随身带着，而不在行李车里……”

“不。哑巴托运了箱子。”沙丁鱼坚持地说。“这是肯定的。所以，装钱的箱子肯定还在行李车上，一直到哑巴到达目的地，到达米拉马尔。”

“那，我们就快点！如果每小时跑一百多公里，我们还能赶上这趟火车。这是一趟站站都停的慢车。”矮墩儿说。

“如果能够再次爬上行李车，我们可以在火车到达米拉马尔之前把哑巴的箱子弄出来。”

“如果不能，”沙丁鱼坚决地说，“那等哑巴到达米拉马尔站时，我们就迎上去，不等他再次从我们手里溜掉，就干掉他。上车。快。”

“那，我哪？”毛毛问，他全然不知所措了。

“你留在这儿。把这些破烂货都装进箱子里去。”矮墩儿命令道。“我们必须立即赶上火车。你关了灯，带着箱子躲到一只船里去。我们天亮以前赶回来。走！”

三个年轻人象子弹出膛一样地向小街冲去，小卡车在那里孤单地等待着他们。

神话般的世界

留下毛毛一个人了。面对着船头上或者惨白的座台上那些居高临下的怪像，他感到害怕，感到茫然。那是些威武的骑士或者可怕的海盗的形象。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一些巨大的天使、美丽无比的展翅女人、披着长长卷发手握利剑的女孩子。个个都象准备随时沉入大海而后又随时翱翔升腾，并且好象也要把他攫走一样。他想对他们说：

“大海的……老爷们，求求你们，别这样看我。我不是歹徒。我还是个孩子。我不知道是怎么卷入这个谜的……”

他坐在地上，开始逐个地查看从箱子里扔出来的奇妙的玩艺儿。木偶对他的吸引力极大。他兴高彩烈地一个一个地看起来。“多奇怪的东西呀！”他自言自语，不知不觉地微笑着。蓝衣仙子和白雪公主的风雅使他着了迷。如果有一个象她们一样漂亮的小伙伴该多好啊。但是几个宇航员，几个驾着宇宙飞船象光环一样绕着发光星体旋转的宇宙人又立刻把他吸引住了。后来，一些难以想象的闪光物体和活动玩具把



他惊傻了，这些东西随着观看的角度而改变颜色，象肥皂泡那样。磷光鱼滑溜得象活的一样，使他笑得肚子都疼了。

他发现他能把木偶象戴手套似地

套在手上，这使他最开心了。手套洋娃娃。他发现用自己的手指可以使木偶的头和双臂动起来，仿佛这些木偶会说话似的。在这学习艺术的玩耍中，他逐渐忘了惧怕，甚至他童年的凄楚和孤独的不安也消失了。仿佛突然无意中找到了他寻找了许久或者说渴望了许久的东西。

毛毛一个接一个地套上并摆弄着这些木偶，从最和善的到最滑稽的，随心所欲地让它们说笑或者跳舞。甚至让它们打斗：胖国王与企鹅拳击。还把警察的警棍夺了。

不一会，他发现了大手鼓、笛子、小鼓，并吹打起来。他还套上了多莉塔的响板，自然是套得不好啰。但是他站了起来，抱着吉普赛女郎，在大厅里跳起舞来，当撞到那些威严的木雕像的底座时，就请求它们原谅。他是幸福的。非常幸福。

他再次坐下来。突然，他看到了小螺钿盒儿。他以为是个钟表，就上了弦。他听到小盒儿里发出小铃铛甜甜的音响，还看到出来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女郎，身裹白色薄纱，婀

娜多姿，飘然若飞，翩翩起舞，这时他惊呆了。毛毛张着嘴，不知是笑还是哭。他从未想象过那样的美。他从未感到过那么激动。他又上了一次弦。又上了一次。

后来，他一个接一个地吹胀了气球，气球十分可笑形状逗得他哈哈大笑：小丑、米老鼠、金钱豹、鳄鱼……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气球上的细绳拴在船首木雕像的胡子上或者宝剑上，好象是为了大海的庆典来装饰古老的船只。他把木偶和画挂在一起。这时就象他和这整个的奇幻世界将去远航一样。他就是一只海盗船的船长，或者说得更好些，是一艘威名赫赫的常胜军舰的舰长……

最后，他什么都看过了，什么都摸过了，什么都赞扬过了，并且吃完了最后一粒糖，这时才走近了空空如也的箱子。到这时他才想起了他们命令他把散乱在地上的全部东西收起来，而不是象临时布置一次狂欢节那样把它们挂起来。我的天哪！那几个年轻人也许已经再一次追上了该死的行进中的火车。也许已经把哑巴装钱的箱子弄到手了。而且很快就要回来了……他该和这刚刚发现的奇幻世界告别了，该把这一切都收进提箱里去了。多可惜呀！

他心爱地摸摸空箱子，象是在爱抚它们。可能是谁的呢？是几个年轻木偶艺人的吗？是一位卖气球老人的？箱子里有没有主人的名字？在上面？在下面？或许在里面。看看里面……

毛毛的发现

仔细检查箱子时，毛毛发现底部隐藏着一个套子，象是个秘密夹层。小伙子们怎么忽略了这个细节呢？他拉开一条拉锁，于是……他的心脏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偷来的钱可能在那儿。这么说，这个魔幻和音乐的世界全是假的。地球上没有比这更坏的了。他没有想他能变成百万富翁。只是感到一种锥刺似的疼痛，一种无法形容的不自在。他不知道这就叫做幻灭。

他忐忑不安地掀起了夹层底，里面不是钱，而是几叠纸。文件？不是，是纸。非常奇怪的纸，怪极了。信，许多许多信。还有别的写着字的纸。诗歌？这是给谁的信？给谁的诗？他贪婪地读了起来。看来这些信是写给劳拉的，一位不愿意作木偶戏演员的小姐……他本想更仔细地读读这个故事。但他要先看看另一只箱子的夹层里有什么。那里面有点硬的东西。是什么呢？有两个盒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台盒式录音机。这干什么用呢？沙丁鱼和矮墩儿准会把它们卖掉。他还找出一个用打字机打的剧本。

毛毛坐在地板上，坐在一个象征美丽的海神姑娘的船头装饰物下面的角落里。但不一会儿，他就觉得冷了，他用几个衣服最长的木偶把腿裹起来。就这样，蓝衣仙子 and 红尖帽盖住了他的脚，多莉塔的长毛绒狗熊也不知怎么就到了他的

肩上。小熊蹲在他的肩上。

“你在这儿干什么？”毛毛对熊说，他说得粗声粗气，好鼓鼓自己的勇气。

狗熊什么也没有回答，滑到小家伙的胳膊上。毛毛确信没有人窥视他，确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于是向小熊笑了。无意识地羞赧地把它搂住，贴在胸前。他从来没有搂抱过什么人。“一定是寒冷使我这样傻了。”他想。从来没有谁对他说过，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一个想成为江洋大盗的孩子，还需要温暖，一种不知如何企求、如何解释的温暖。

后来，完全是出于好奇，他翻起那些纸来。这儿读读，那儿念念……这是什么？诗？不是，不可能是诗，因为并不晦涩难懂，也不乏味。不象在孤儿院里硬让他们读的那些诗那样高谈义务和荣誉。这是……这是另一回事。他喜欢。他不知是什么，但读起来动人。谈的是爱情。说的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劳拉。情书也是写给劳拉的。所有的信都是写给劳拉这位不愿作木偶戏演员的美丽的小姐的。这些信的署名都是木偶艺人赫苏阿尔多。赫苏阿尔多恋爱了。他们多大了？但真是见鬼，劳拉为什么不愿意作木偶戏演员呢？但愿他以前就能当木偶戏演员或者戏剧演员。

然后他开始翻阅象是剧本的那个小本子。标题扣人心弦：《宇宙人巡视地球》。他警觉起来，看了看从船头高处和座台上监视他的巨人和高傲的女人像。他们似乎对宇宙人的探险也很感兴趣。

这可能是个什么故事呢？是确有其事，还是胡诌一通呢？他读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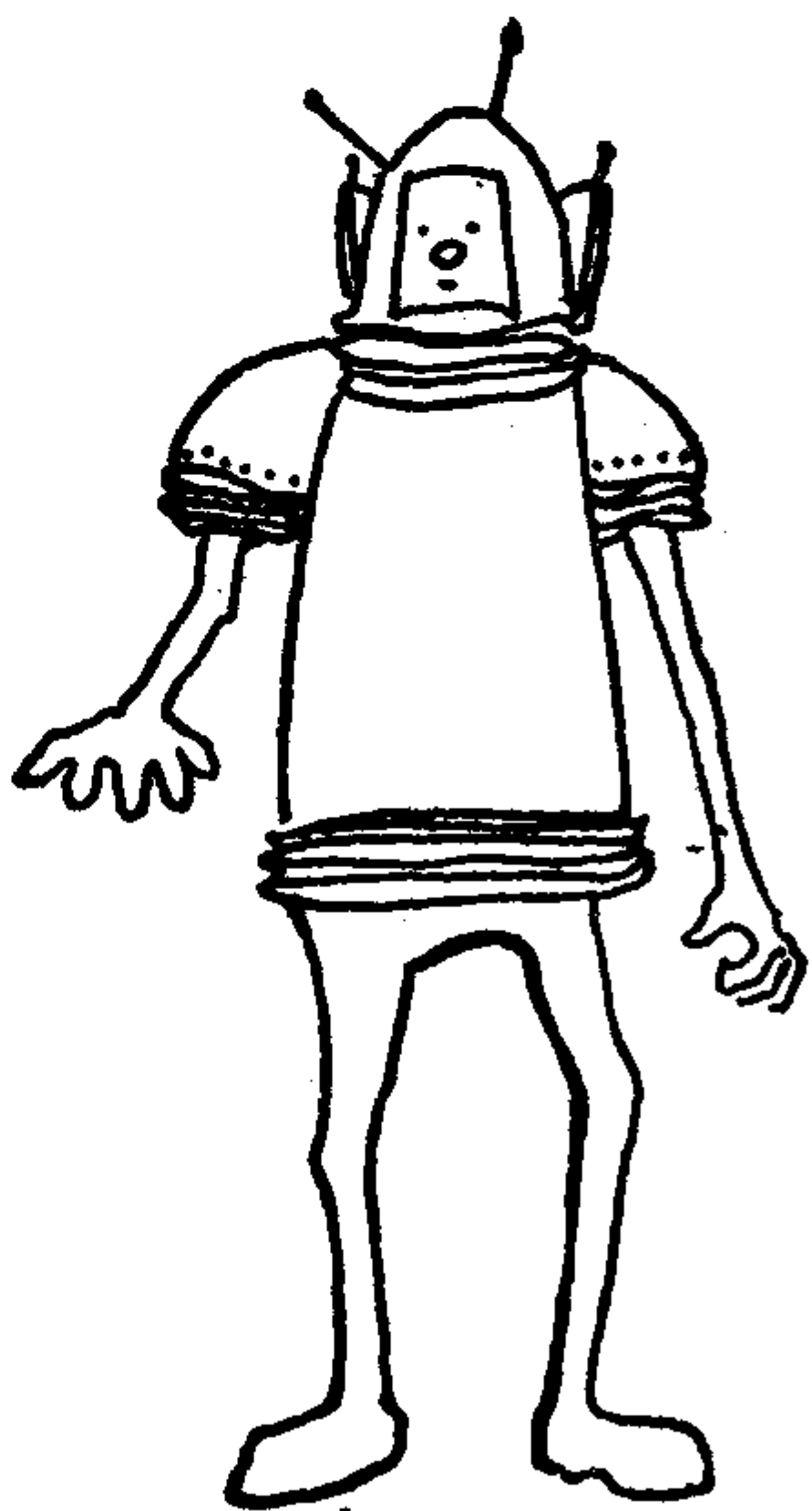
宇宙人巡视地球

毛毛读了起来，忘却了时间和现实，因为故事使他读得出了神。

奇异的探险是这样的：

“在银河系中运行着许许多多星球，有一天，在其中一个星球上居住的聪慧的生灵们集会了，要作出一些重要决定。他们是高度文明的生灵，安居乐业，很久很久以来，他们一直注视着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他们对人类江河日下的恶劣行为感到气愤：战争、屠杀、饥饿、抢劫、暴力、偷窃、不公正，以及更糟糕的，意味着全面毁灭的原子战争的危险。面对这些疯狂的行径，宇宙人智囊大会决定，为了维持宇宙的平衡，或者叫宇宙的协调，必须毁掉地球。

“‘地球人变得越来越不人道，越来越危险’。他们摆出理由。‘他们不会利用伟大的发明、机器和电子学为全人类谋求福利，而是用来加害于人，并且日



益脱离大自然。我们应该结果这个荒唐的物种，结果这些不会享受幸福的生灵。我们应该一劳永逸地毁掉这个星球。”

毛毛吓了一跳。这么说，地球要毁灭，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他自己。

他继续读下去。故事讲道：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小家伙，他是个不同寻常的驾驶员，打断了大会，为地球人说情。

“‘等一等’，小家伙说，他身穿飞行员的紧身衣，衣服的颜色象蜂鸟翅膀的颜色，‘请等一等。我有个主意。地球美极了。我从我的星际飞船上看到过。那么多的美好事物不可能对人类没有任何意义。请允许我乘一只人们看不见的飞船到地球上去。我要带上超声波天线，好接收他们最灵敏的电波。我选择一个城市……也许是座古老的城市……也许是座新型城市……或者整个国家……整个大陆……我要侦察。如果那里有些好的东西，有些值得生存在时间和空间的东西，有些能够证明地球上的人也有灵魂的东西，有些能够证明他们也能感觉到宇宙脉搏的东西，你们能答应不毁掉这个星球吗？’

“‘答应了。’与会的宇宙学者们肯定地回答。‘但是你应当带来确实有效的证据，带来表明这个星球上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全体居民是有些价值的证据。你的使命是艰难的。’

“‘同意。我将尽力而为。’小家伙作出保证，他的双眼象熠熠闪光的水晶。

“这样得到对地球进行巡视的许可后，小家伙登上他的微型星际飞船，穿越银河系，片刻之后接近了地球。

“宇宙飞船疾速飞行着，发出闪光，宇航员巡视了地球上不同的地区，他又停下来观察夹在大海和大山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碧绿而平坦。就这样，他下到潘帕斯大草原上，开始进行调查。

“有些人不时地看到他那闪光的飞船，但是从来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也不是同一个样子，有人说象一圈光环，有人说象只碟子，有人说象一道拖着长尾巴的闪光。

“小家伙巡视了村镇、田野、城市。一圈彩虹色的光环使地球上的人看不见他。一天晚上，他看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类似圆形大剧场一样的城市，巍巍矗立在河岸上。俯瞰下去，一片灯火，灿若繁星，好象一个小型的银河系。小伙子继续视察着，坚持要找到一些真而美的东西，而且是大家所共有的东西。要找到能够拯救这样美丽的星球的东西。”

“看看他找到了什么。”毛毛焦虑地想着，期待着。他的心开始与往常不同，充满了激动，充满了期望。他思虑着宇宙人能在象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城市里找到些什么好东西呢，在省里的小村镇里能找到什么好的东西呢。在那里，母亲们有时候不得不把孩子丢弃在孤儿院里，天晓得她们到哪里去了。再就是大孩子们，成了盗贼和歹徒的大孩子们，胁迫比他们小的孩子，就象矮墩儿他们对待他那样。让我们看看，这位宇宙人发现了什么。他继续读下去：

“有着水晶般眼睛的小家伙继续察访着，从村镇到城市，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总是全神贯注，总是不被人看见。就这样，他十分惊异地陆续发现了银河系中任何其他

地球上所没有的东西：歌声。

“是的，宇宙人发现地球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象鸟儿一样歌唱，或者说比鸟儿唱得还要动听。是独一无二的。

“他也发现了音乐，迷人的音乐，势不可挡的音乐，交响乐，有如天体转动声一样的音乐。还有轻音乐，能从一个小孩吹奏的笛子里流淌出来的音乐。

“宇宙人愈来愈惊诧，他也发现了绘画，宛若天地万物映射在无数面镜子当中。还发现了雕塑和建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艺术品，小的如印第安人的彩绘器皿，大的如宏伟的教堂。

“他还看到了书籍，除了科学和自控技术的书籍，还有其他书籍。这些书美得不可思议：诗歌与小说。从这些书里似乎流泻出一种神秘的语言，一种普天下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够扣击所有生灵的心弦，不论他们使用何种语言、多大年龄或生活在哪个世纪。这些书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或者说是人类历史最好的文献。

“他还发现了舞蹈，就象身体的语言。发现了戏剧，体现着人们沸腾的激情，仿佛是他们最清晰的 X 光照片。

“他看到了假面具，提线木偶，布袋木偶……看到了这个星球上各大洲的人们历代所创造的一切，这些创造出于他们发自内心的对美的热爱，因为美具有甜蜜的威力，美化人们的心灵。美是艺术的源泉，它跨越国界，不分年龄。

“地球上的人也迷恋天际。虽然他们不负责任，干了不少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但也渴望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能使他们变得好些，能证明他们是人道的，能把过去变为飞

向未来的起点。

“宇宙人看得眼花缭乱。

“他明白了，地球人在热烈追求和坚持不懈的动人的艺术竞赛中，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和世纪的长河，受到了启发。通过自己的创造，他们克服了国家界限，取得了相互谅解，就象孩子们在游戏中相互默契一样，尽管他们的语言不同。

“音乐、歌声、舞蹈、诗歌是他们的密码，是保障地球人通往博爱的秘诀，也许是他们接近上帝的方式，就象发自心灵深处的祈祷。

“这一切是如此独特，如此有效，足以拯救地球免遭全面毁灭。

“必须把这一发现告诉所有的星球。必须通报这一奇迹。人类，富于想象的人类，创造着美，创建着工程，这些工程是太空文明的信息，因为他们预见到一个还不熟悉的天空。就好象他们体内蕴蓄着天使的翅膀，而忘记了如何用以飞翔。在他们灵魂深处蕴藏着游戏时的纯洁与欢乐。”

巨 响 和 怪 声

读完了故事，毛毛突然说：

“我们还发明了足球！”他说这话时的声音象在喊“球进了”那么大。

“当然了，作为一种运动，足球也是很好的。”一个声音

回答说。

毛毛吓了一跳。

是谁在说话？他恐惧地望望周围船长们严峻的面孔和巨龙们张开的大嘴，它们好端端地矗立在座台上。嘴唇都没有动。他们是木头做的，固定在船头上，不可能说话。更不可能是长毛绒小熊。木偶们更不必考虑。

谁藏在那里？他大吃一惊。他想逃出这幽冥般的陷阱。但幸亏他的脚绊到一件硬东西上，发现原来他无意中按动了放在地板上的录音机的按键。

可能是那里面发出的声音……还能听到一种连续的机械声。毛毛跪在地上，按了另一个键，这次吓得他跳得老高老高，撞到一条美人鱼的尾巴上。

暴风雨来了。豪雨惊雷交加，震撼着这个令人生幻的地方。窗玻璃震动了。毛毛飞快地跑向录音机，想止住它放出的暴风雨。在这些海上人物想到制服大风暴之前，如何降低音量呢？他再一次按下按键。一种低微的机械声，寂静，而后是突如其来的吓人的狮吼声和野兽的嚎叫声，震颤着灯泡和彩色纷繁的图画。

按下另一个键，另一个。终于降低了音量。他也学会关录音机了。还好，他开始懂得这机子是怎么回事了，好象里面记录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

他找来另一台录音机，并让录音带转动起来。这里面录着宇宙人的故事，显得更加生动。后来，又放了另一个故事。在这则故事中突然传出了孩子们兴高彩烈的喊声：

“小偷在那儿！小偷在那儿！”

“我？”毛毛冲着录音机喊道，差点要踢它一脚。“我什么也不想偷！是矮墩儿和沙丁鱼把我弄到他们一起的，他们让我望风。”后来他加以解释，几乎是哭着说的。

实际上，毛毛感到被他听到的另一种声音威逼着，这声音不是来自录音机，也不是来自其他任何地方，而是发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但他不习惯于听自己的声音。他看看美丽的木头姑娘，象是向她们求救。她们一声不吭，总是那么高傲，站在高高的船头上，显得无动于衷，又生疏又冷漠，仿佛正在航海。

他又坐下来，又谈起给不愿同木偶戏演员结婚的劳拉的诗和信。他又逐个地按动两台录音机的按键，直到完全掌握了这种机器。这时他笑了，骄傲地笑了，高兴地笑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放音乐、声音和音响效果，只要按动录音机的按键。他可以听吉他音乐，听擂鼓声，听对艺术奇迹惊叹不已的宇宙人的话语。接下来吸引着他，使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发自那个音乐盒儿里的小铃铛的旋律和同时翩翩起舞的女郎。他再次上足了弦，裹着白纱的娃娃又跳起舞来。这象是一场梦。最后，毛毛头枕着白雪公主，怀抱着小熊睡着了。

毛 毛 的 梦

毛毛梦见他成了个伟大的木偶艺人，乘了一艘由美人鱼

和巨龙驾驶的太空船，升到银河系，遨游了奇幻的星球，向深感意外的宇宙人展示了木偶戏的魅力。

他梦见是在一个美丽温柔的未婚妻陪伴下升入太空的，她叫罗萨尔娃，和音乐盒里的女郎穿戴得一样，跳的舞也一样。在船头上雕刻的装饰人物也都陪他飞行，无所畏惧地穿越大洋和星际空间。毛毛在睡梦中向罗萨尔娃微笑，她是个愿意作舞蹈演员的舞蹈家，不象劳拉那样不想作木偶戏演员的未婚妻。他微笑着，把小熊贴在自己的脸上，仿佛是在亲吻罗萨尔娃。

他也梦见，他还要乘着飞船去找劳拉，好让热恋中的诗人赫苏阿尔多高兴高兴。他们飞着，罗萨尔娃围着她的白纱巾。他们飞着，仿佛从一个星球漂浮到另一个星球。那是些幸福的星球，那里没有贫困，没有歹徒，没有暴力，没有发号施令的人。除了罗萨尔娃之外，谁都看不见他。

毛 毛 醒 来 了

毛毛惊醒了。脚步声，嘈杂声，说话声。有人来了……

他这是在哪里呢？几点了？他使劲地抱住小熊，把两台录音机藏在几个穿大裙子的木偶下面。

“这狂欢节是怎么回事？”沙丁鱼一边找他一边喊叫。“气球和木偶挂得到处都是！毛毛！你疯了？你钻到哪儿去了？”

毛毛没有动。他一动也动不了了，他还没有回到现实中

来。他好象和他的罗萨尔娃、还有劳拉仍旧在银河系里飘游，好象别人还是看不见他。他听见矮墩儿说：

“哑巴逃了条命。他估计到我们在追他，但是他想不到……”

沙丁鱼打断他，恶狠狠地笑着：

“谁能想得到，那些在查斯科木斯下车的该死的小丑们拿走了装钱的箱子呢？”



“他们把箱子弄混了。”

“没弄混。”沙丁鱼坚持说。“必须把它们取出来。这个笨蛋没有把这些破烂货都收到箱子里去，反而摆得更乱了。毛毛！”

在藏身处，毛毛感到害怕、羞愧，心中一片混乱。他已不是宇航员了，也不是不可看见的了，什么也不是了。

他一如往常，是个给人擦皮鞋的孩子。但是，怎么能再和虐待他的这些盗贼们一起生活呢？如何向他们解释仅仅几个钟头以来在那个迷人的世界里学到的东西呢？怎么向他们说明他发现的东西呢？好象他就在这天晚上才刚刚来到地球上，好象看到了另具特色的世界。这好象是个新发现。他们会耻笑这些事的。怎么告诉他们他曾经想当一名木偶戏演员呢？他们会揍他的。

矮墩儿用手电筒照见了，见他抱着小熊似睡不睡，就哈哈大笑起来。

“傻家伙！你呆在那儿干什么？”他向他喊道。“我没叫你把这些怪玩艺都收起来吗？快点！我们马上得去查斯科木斯。”

“去查斯科木……？”毛毛挠着蓬乱的头发，结结巴巴地说。

“去查斯科木斯。”矮墩儿解释说。“我们去找那些在火车上带了一大堆包裹的小丑们，和哑巴坐在一起的那些人。这些装满破烂货的箱子肯定是他们的。不管是情愿还是强迫，一定要把箱子换过来。如果他们去查斯科木斯是为了演木偶戏，你就更容易进旅馆或剧场了，你可以看见我们怎么把箱子换过来或者抢过来。”

“那你们要把赫苏阿尔……我是说，将把艺人们怎么样？”毛毛问道，他想到了热恋着劳拉的诗人。

“你还在睡？”沙丁鱼举起手威胁他。

“是这样。”矮墩儿插嘴说。“他们如果把装钱的箱子还给我们，那就啥事儿也没有。你把它换过来，就了事了。但是如果他们已经把箱子打开了，还想把钱捞走，或者他们和哑巴朋比为奸，那就看我们怎么干掉他们。走！我们要赶在他们谈判分钱或者逃走之前。”

“他们谈什么判！”沙丁鱼轻蔑地笑着。“唯一的危险是哑巴想独吞，而比我们先到查斯科木斯。”

“走，毛毛，你醒醒。可别让几百万块钱飞了。”矮墩儿说。

两个小伙子开始心急火燎地收拾散放在地上的东西，把它们塞到手提箱里去。

毛毛溜到一尊巨大的船头雕像后面，抓耳挠腮。他可能又要跟他们去偷窃了，也许是要去杀人了。他不得不抛弃这刚刚发现的新世界了，小狗熊、音乐盒儿、爱情诗……他真想再听一次那个水晶般眼睛的小家伙发现歌声、艺术等等时的台词。他想到劳拉。劳拉不知道赫苏阿尔多和其他木偶戏演员所面临的危险。怎么帮助他们呢？突然，他想起他已经学会开录音机了……

两个小伙子继续往箱子里装东西，没看见他，这时他俯下身，用力按下了一个录音机的按键。他把音量调到最大。

“嘟噜！嘟噜！呜呜呜！”

一片喧哗。警察的哨声、笛声、警报声和呼叫而至的装甲车声，震撼了空间，吓坏了船头雕像，晃动了气球，惊呆了抢劫犯。下边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警察！警察！”沙丁鱼和矮墩儿惊叫着，企图逃走。在突兀、嘈杂和恐怖造成的慌乱中，他们没有发觉声音是从录音机里发出来的，他们逃走了，东磕西绊，碰了船头雕像和绘画，绊到挂着的气球和木偶上。

一场鸭球赛

在查斯科木斯，雨停了。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的木偶戏演员还没有打开装着下午演出必需物品的绿色手提箱，因为他们个人的衣服是放在手提包里带来的。

赫苏阿尔多想给劳拉打电话。而卢辛多和阿里耶尔则想去看一场“鸭球”赛。他们不明白这种骑马抓鸭子的比赛是怎么回事，因为徒步跑着抓鸭子要更方便一些。大家都想去，包括爷爷在内。

“好吧。”妈妈说。“我们去看看八位骑手跟在一只可怜的鸭子后面乱跑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们先把木偶从箱子里拿出来吧。怪可怜的，它们该伤心了，箱子里那么挤……”

“可是，妈妈。”卢辛多争辩说，他是最讲究实际的。

“木偶箱咱们下午开，就在舞台上，开演前打开。在台上我

们转眼间就会安装好的。这是个现代化的剧院，有电子照明设备……”

“好吧。那我们去看‘鸭球’比赛吧。”妈妈决定了。

就这样，当老师们坐着市政府的汽车来接他们去看那种非常富于地方特色的比赛时，大家都上了车，前往查斯科木斯市近郊的一个庄园。他们把“火花”也带去了，一来让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二来也许它能帮忙抓鸭子。虽然并不需要音乐伴奏，爷爷却把手风琴也带上了，为了好给比赛后应邀出席的一餐带皮烤牛肉增添一点情趣。

妈妈、爷爷、多莉塔和阿里耶尔被这场旋风般的比赛惊呆了。只要看一看两班骑马的人为了争夺一只谁也看不见的鸭子而开始疯狂地奔驰，便使人头晕目眩了。比赛场地和杂技场差不多。在场上，两队高乔人^①打扮的骑手，正纵马驰骋，他们拼抢争夺，来回驱驰，左冲右突，时攻时守，好象是一场战争，或是一部美国西部片，弄得尘土飞扬，如云蔽日。

“但是，鸭子在哪儿呢？”多莉塔问。

人们向她讲解：鸭球不是鸭子^②，是个大皮球，有六个把手，或者叫抓手，好让人抓住。骑手们在场上挥缰策马，争抢着鸭球。骏马在尘土中象疾飞的鬼怪，一会儿并辔争先，一会儿马蹄错杂，有的马奋鬣嘶鸣，有的马扬蹄纵窜。

① 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的人，一般为印欧混血种人，大多过着流浪生活，他们的民族服装很特别。

② “鸭球”是阿根廷的传统体育项目，从前是把一只鸭子缝在一个皮球里，双方抢夺。后来球里就不放鸭子了。

球手们骑在马上相互搏斗，争夺着小小的皮球。

一会儿要看这儿，一会儿要看那儿，令人目不暇接。骑手们身手矫健，动作敏捷。卢辛多和阿里耶尔想，在他们的节目里也可以来场“鸭球”赛。只要制作几个骑马木偶就行了。但是在木偶戏里，鸭球就不是球了，而是一只可爱的长毛绒鸭子，这鸭子最后把骑手们弄下马来。

赫苏阿尔多想念劳拉。即使在大家去吃烤牛肉的时候也忘不了她。烤肉有带皮的和不带皮的，人们在室外，在本地特有的烤肉架前进餐。在这种时候，爷爷就忘记拉手风琴了。

演出开始

午饭后，他们回到查斯科木斯。

他们匆匆忙忙回到旅馆，因为时间快到了。他们穿上通常穿着上剧院和报幕的演出服。赫苏阿尔多穿上熊服，卢辛多穿上狐狸服。他们带上绿色的手提箱。

阿里耶尔穿上他那流浪艺人的衣服，戴上响尾蛇帽儿。多莉塔仍然穿着她的牛仔褲，因为她的舞蹈服还在绿色箱子里。爷爷戴上眼镜，带上手风琴和烟斗，为了不致于在演奏中丢失，他总是把烟斗用一条配有流苏的漂亮绳子挂在脖子上。

大家高高兴兴地上路了。但还没有走到街上，就有人叫

他们回来：店老板不愿意照看“火花”、金丝雀和乌龟。他们各持己见地争论起来。妈妈说，不接受象金丝雀和乌龟这样有教养的客人，这算什么旅馆呀？

最后，他们决定把一切东西都带走：箱子、手提包、金丝雀、乌龟和花。这慌里慌张的大搬家看起来有些可疑。人们讪笑地看着他们，就象看那些举止与常人不同的人那样。爷爷为了遮羞，就拉起手风琴来了。

从街上走过时，他们喜出望外，看到了大剧团演出的海报。在剧院门前，从墙的这端到那端，飘着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木偶艺人。

满载着孤儿院或城市贫民区的孩子们的车辆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开来。

到了剧院门前，赫苏阿尔多和卢辛多戴上了狗熊和狐狸的面具。马上，他们就沉浸在欢乐和热闹的海洋里。为了



占个好座位，许多孩子早就入场了。别的孩子们排成长蛇阵，队伍迅速移动着，大家争先恐后地入场。孩子们都盯着演员们，象是着了迷。很多孩子从来没有见过木偶，也没有见过木偶戏演员。一些孩子向他们鼓掌，另一些更小的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狗熊和狐狸。

剧院几乎已经满座了，没有必要的时间作演出的准备工作了，面对这没有预料到的情形，爷爷率队走向舞台，拚命地拉手风琴，奏起欢快的进行曲。赫苏阿尔多和卢辛多紧跟在爷爷后面，提着两只箱子。“火花”放肆地向他们吠叫，因为它不喜欢看到他们戴假面具，更看不上他们拖着长长的尾巴。

后边是阿里耶尔，他被箱子遮蔽得严严实实，只有帽子上的响尾蛇露在外面。随后是妈妈，带着金丝雀笼子、手提包和她的花，花仍然相当漂亮。最后是多莉塔，挎着乌龟篮子。通常总是她随着响板跳着舞走在最后。但是因为响板还在箱子里，这次她就在乌龟壳上敲着拍节。孩子们被这样滑稽的队列逗乐了，哈哈大笑，热烈鼓掌。

到了台上，他们放下东西，最不拘束的卢辛多善于应付各种局面，他摘下狐狸面具，走近话筒，开始演说：

“女士们，先生们，小先生们：用不了两、三分钟，诸位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好的木偶戏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儿出现。请安静，请注意。”

“奏乐，爷爷。”赫苏阿尔多对爷爷说，爷爷奏起了音乐。赫苏阿尔多认为他也应该讲话。他是导演。他取下面具，找到话筒，他开始说：

“女士们，先生们，查斯科木斯市的孩子们……查斯科

木斯市的市民们……”但他不能继续说下去了，大家都指着
他大笑。这时他才发现他把爷爷的大烟头放在嘴边当成了话
筒。

卢辛多跑到一侧去放后台幕。这是一套很复杂的机械装
置，他本想放下重幕，遮住舞台上的一切活动，但却放下了
几乎看不出来的透明纱网，纱网上部挂着一块大奖牌，是为
一种豆子作的广告。这样一来，在座位上能够看到台上发生
的一切。

意 外

演员们急急忙忙地把东西安置在舞台两侧，把绿色手提
箱放在一张椅子上，差不多是在舞台的中央。

“妈妈，钥匙在哪儿？”卢辛多问。

“嗯……不是我锁的，孩子。钥匙可能在赫苏阿尔多那
儿。”

“我没有拿钥匙。是爷爷锁的。”

“可能在爷爷那儿。”

于是就开始了一场混乱，又是对话又是寻找钥匙：我没
有钥匙，是的，不是的，丢了，劳拉，爸爸，“火花”叼走了
钥匙，可能在乌龟篮子里……

喧闹的调子升高了。大家都在说话，都在找钥匙，开手
提包，倒假面具，抖动篮子和花草，甚至金丝雀笼子。座位

上的孩子们欢天喜地地欢迎这场极其有趣的开场戏。但有人来报告说，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快要到了。

不管有没有钥匙，一定得打开箱子。

“我们把箱盖撬开吧。”卢辛多说。

“等等！在这儿！”妈妈拿着钥匙说，她刚刚在放化妆品的小包里找到了。

“可是，妈妈，这钥匙不对！”卢辛多试着钥匙说。

赫苏阿尔多也试了几次，也是白费劲。最后，他们急了，把锁撬了。这时当局代表团也进来了。手风琴奏起军队进行曲欢迎他们。

这时他们目瞪口呆，都惊傻了，从打开的箱子里露出了男人的西装和衣物：皮鞋、线衣、雨衣……

手风琴声戛然而止，象是意外地被电击了一下。

“这，这是什么？一个男装商店？”妈妈责问，惊愕得两眼都瞪成了方形的了，揉搓着两手。大家都把手伸进箱子里，象耍魔术一样，继续露出了袜子、背心、睡衣、领带、防寒衣、裤子……

“但是，谁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呢？”他们相互问道，“火花”可来劲儿了，叼着袜子和女用披肩在舞台上满处跑。

“啊呀，我的圣母呵！”妈妈悲叹着。“乘务员把箱子弄错了。留下了我们的，把一个准备结婚的人的箱子给了我们。你们瞧，这人买了多少衣服呵！”她把线衣和背心拿出来给他们看。“天哪！孩子们，这不是我们的箱子！”她说转向观众，似乎他们就是她的儿子。

“老毛病，当时赫苏阿尔多心不在焉。”阿里耶尔大着胆子说。

“可能是弄错了行李标签。我们到车站去吧。”卢辛多建议。

“瞧见了吧！我本来就不愿意把我的小熊放在箱子里。”多莉塔不满地说。“我的熊在哪儿呢？”

“啊呀！我的诗也在里面！我写给劳拉的信！”赫苏阿尔多绝望了。

“镇静，镇静。”爷爷反复地说，为了补救这么多的灾难，他奏起了他年轻时期的一支小曲。

观众们不明白台上实际发生的事。这是新戏呢，还是确有困难？

爷爷看到箱子确实空了，而连一个木偶也没有，便走下阶梯，踏着小曲子的节拍，向座位上的当局领导人走去。

必须报告一下，他们不得不取消演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不幸。

孩子们得知此事后，非常扫兴，尤其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剧院的孩子们。节日的喜悦从他们的小脸上 蓦 然 消 失 了。

“全是乘务员的过错。”妈妈重复说。“也苦了这箱子的主人！他的全部衣服都在这儿，怎么结婚呀！”

孩子们还是坐着不动，因为谁也拿不出个好主意来。

袭 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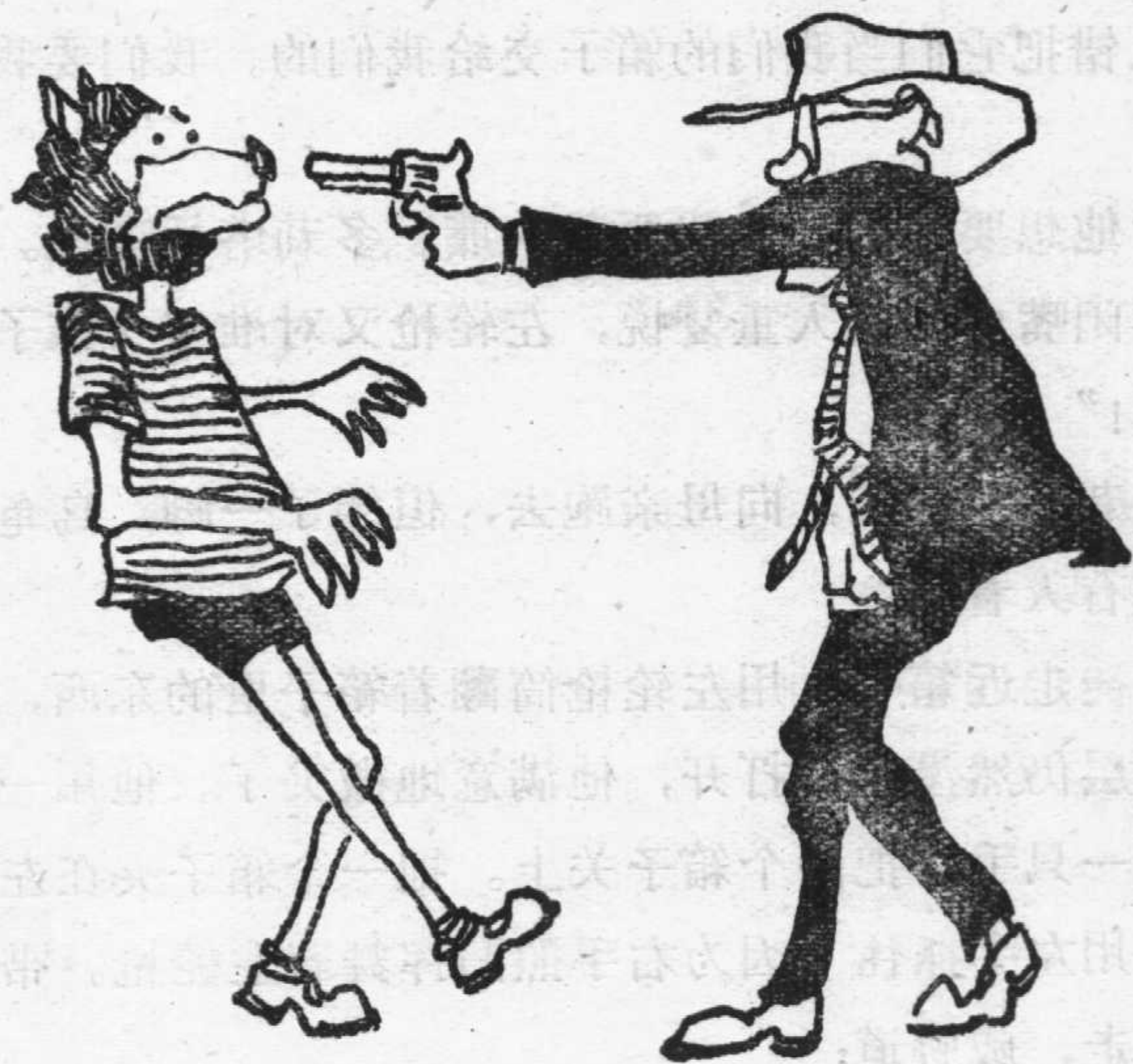
从舞台后部的黑暗处猛地闯进一个蒙面人，手持左轮枪，嗓音沙哑，斩钉截铁地命令木偶戏演员：

“举起手来！快！不然就打死你们！”

“我的上帝呀！”妈妈划着十字，跑去举起金丝雀笼子。

这时爷爷又走上阶梯，他不知如何才能把手举起来，手风琴的皮带不是和烟斗绞在一起，就是和眼镜绞在一起。

“好家伙！”妈妈跳了一下。“这不就是那个有伤疤的旅客吗！弄洒了金丝雀的水的人！你来威胁什么？你说说，难道



我们对你不够客气吗？”

“住嘴！”蒙面人重复说。“全都面向墙壁，举起双手！”

“什么墙壁呀？我们在幕与幕之间。或是你从来没进过剧院吧？”爷爷反驳说，他没能举起手来，他手里有手风琴和烟斗。另外，他考虑，既然连动物听到音乐都会改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奏出优美的音乐来感化一下这个人呢。

“住嘴！趴到地上。”这个幽灵哑着嗓子喊。“你，猴子，把这些箱子关起来。”他命令赫苏阿尔多，他身穿熊服，一动不动，他被惊呆了。

“他是熊，不是猴子。”座位上的孩子们喊。

“先生。”赫苏阿尔多鼓起勇气说。“这箱子要是你的，你拿走就是了，别吵别闹。我们不想要这些箱子。是车站行李房的人错把它们当我们的箱子交给我们的。我们要我们的箱子。”

“他想要他的诗，我要我的熊。”多莉塔插嘴说。

“闭嘴！”蒙面人重复说，左轮枪又对准了女孩子。“都给我趴下！”

多莉塔吓坏了，向母亲跑去，但绊了一脚，乌龟掉在地上。没有人看到。

歹徒走近箱子，用左轮枪筒翻着箱子里的东西，证实箱底的夹层仍然没有被打开，他满意地微笑了。他用一只手，只能用一只手，把两个箱子关上。把一个箱子夹在左臂下，另一只用左手抓住，因为右手照旧挥舞着左轮枪。带着箱子倒退着走，威胁道：

“我离开的时候，谁要动就向谁开枪！”

“但你不要这样固执，这样任性！”妈妈向他挑战，她也把鸟笼和几乎没有花的花盆对准他。“你不会得逞的。你没看见这些孩子们在等着演出吗？把装木偶的箱子还给我们。把你的鞋子、背心拿走。为啥把你的衣服都丢给我们？”

一见枪对准了她，妈妈的花盆和笼子都掉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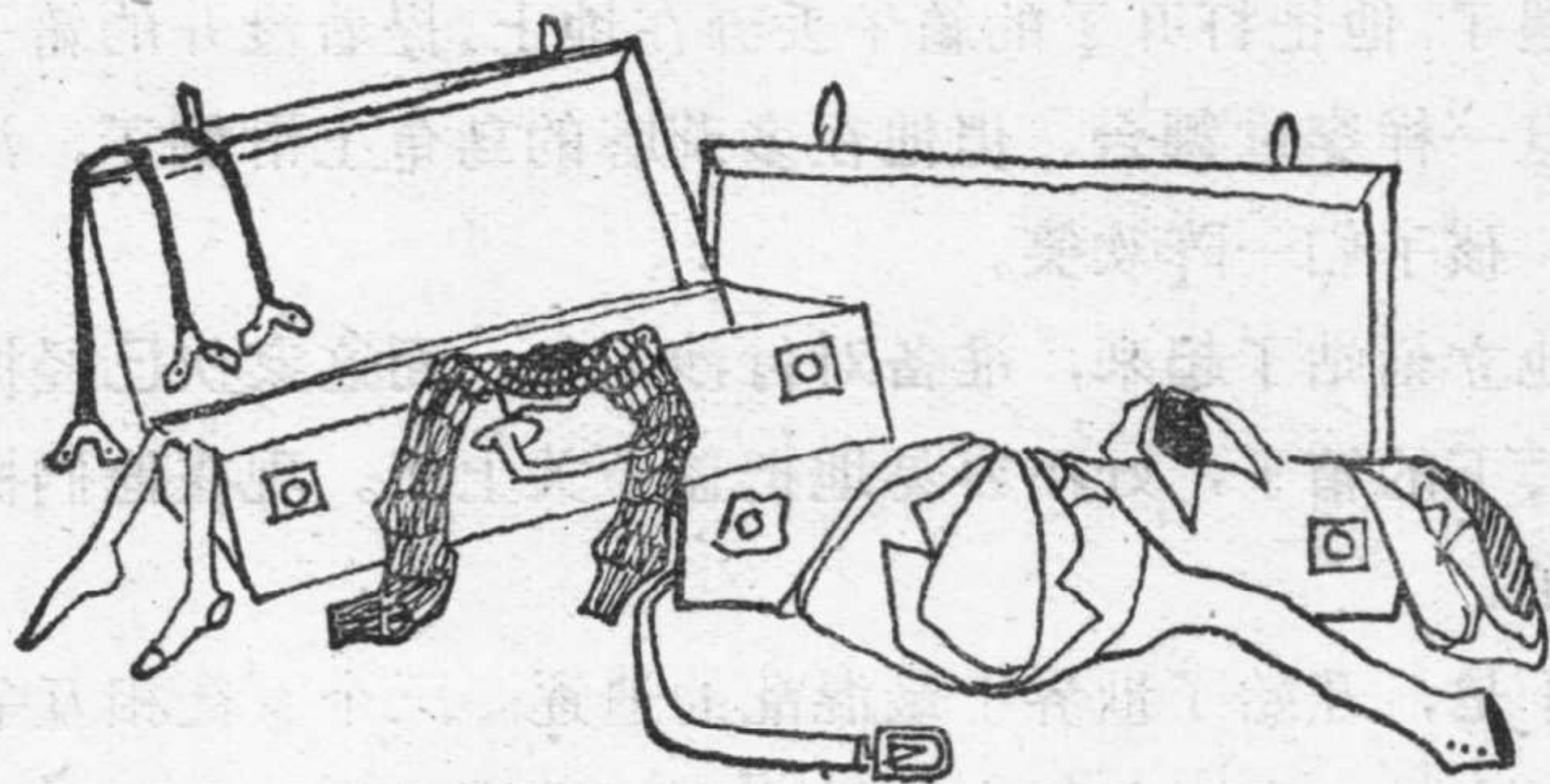
赫苏阿尔多向罪犯扑去，想用柔道缴他的械。但由于他的狗熊连衣裤太累赘，在散在地上的一块披巾上滑了一跤，他抓住透明的幕布，整个幕被拉了下来，结果，连同幕布和广告牌一起掉到坐在头排的孩子们前面的乐池里。

座位上发出的喊声笑声，更使乱上加乱。赫苏阿尔多敏捷地一跳，又上了舞台，但蒙面人乘这个机会带着箱子从后台溜了。“火花”飞快地扯住他的裤子，把他在幕布间拖进拖出。由于这是道转幕，抢劫犯陷入了没有出路的迷宫。

“哑巴！举起手来！”听起来好象是一声猎枪的射击声。

“放下箱子，要不就打死你！”

是沙丁鱼。



临时节目

是沙丁鱼，后面跟着矮墩儿，刚刚从大厅中央的过道上走进来，人们没有发现他们。他们飞快地走上舞台，抽出武器。

“可是，我们这是陷到什么世界里了？”妈妈迷惑不解地说，她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不论是她，还是多莉塔、阿里耶尔和爷爷，都不能再趴在地上了，他们想看看出了什么事。

蒙面歹徒哑巴继续在幕间穿来穿去，露露面，又退回去，有时拿着一只箱子，有时两只箱子，有时没有箱子，但武器总不离手，总也找不到出口。不住地用脚踹“火花”，因为“火花”咬着他的裤子不肯松口。

经过一番折腾，一只箱子被打开了，哑巴和沙丁鱼对面相遇了。他把打开了的箱子丢弃在地上，提着没开的箱子，象撒旦一样穿过舞台。但他在多莉塔的乌龟上滑倒了，滚在地上。孩子们一阵欢笑。

他立刻站了起来，准备对付沙丁鱼，而这家伙已经抓起哑巴丢下的箱子，好不容易地把盖子关上了。现在他们机会均等了。

于是，开始了世界上最混乱的追逐：三个歹徒相互争斗又相互害怕，在围着舞台的转幕之间进进出出。实际上，矮

墩儿在追他们俩，因为他一只箱子也没捞到，就是说，没有弄到钱。“火花”不偏不向地追他们仨，异常敏捷地躲避着脚踢。

座位上的孩子们欢畅地笑着。

爷爷在地上趴累了，心想：时运不济，只好泰然处之。他背靠一道幕布坐起来，为掩饰这一不光彩的举动，他奏起爵士音乐来。矮墩儿被弄得很紧张，于是把枪对准爷爷：

“停止奏乐，老家伙。”

卢辛多擅长杂技，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开始行动，他抓住后台幕布上的一条结实的绳子，悠起来，向手持武器站在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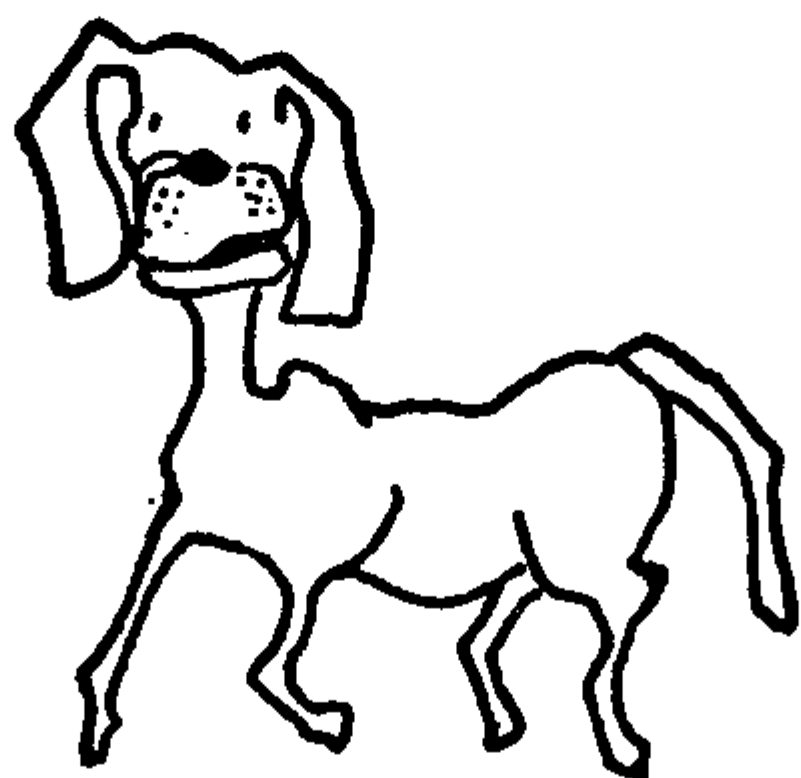
阶梯附近的矮墩儿飞去。这矮子被撞了一下子，一头栽进提词员呆的暗池里，只有两条腿朝天露在外面。他的左轮枪被打得老远，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金丝雀笼子上。

笼子的小门开了，金丝雀跑出来，吓得要命，开始低飞起来，从台子的这边到那边来回地飞。妈妈呢，在后边追，央求它当心危险，回到笼子里去。她设法说服它，几支枪对她无关紧要，她一心想救金丝雀，免得被踩死。

“那，我的乌龟呢？”多莉塔埋怨地问。她也开始在舞台上找她的乌龟。

“火花”已不知道追谁咬谁好了：是对着矮墩儿疯狂摆动的双腿吠叫呢，还是对金丝雀惊恐的穿飞吠叫呢，或者对歹徒们没完没了的翻滚吠叫。

沙丁鱼提着一只箱子，哑巴提着另一只，手里拿着武器，在幕间相互追逐，磕碰着地上的东西，谁也不敢和对手正面冲突。



奇幻的灯光

精通电子仪器的卢辛多想出一个顶呱呱的主意。他走近灯光效果的配电盘，就是投射出锥形光束的装置，这些光束照亮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们，好象把他们笼罩在光怪陆离的太阳光里。卢辛多从那里开始照射歹徒们，光线极强而颜色多变，使他们眼花缭乱，晃得他们睁不开眼，弄得他们摇摇晃晃，完全失去控制。

他用黄色、绿色、紫色、金黄色和火红色的闪光，时而对准焦距，时而不对准焦距，轮番照射他们。然后用致幻灯光点射他们，这些忽闪忽闪的闪光有时好象把人固定住了，有时又扭曲了他们的形象，或者好象把人体切断了。这是狂乱的闪光，象魔鬼游戏中那样把形象夸大、变形或增多。哑巴和沙丁鱼活象是塑像、鬼怪、人群。他们仿佛不是两个人，而是搏斗中的两队人相互冲撞。闪烁的光使他们的形象和武器无限制地变形和变多。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有血有肉的真人还是幽灵了，或是在讨厌的哈哈镜里的幻影。他们在空中相撞，鼻子碰到幕布上，箱子丢了又抓到，抓到又失去，甚至不知有多少箱子了。

真使人有点心迷神摇。

座位上的孩子们已经笑得精疲力尽了。只有“火花”不开心。矮墩儿仍然绝望地摆动着双腿，在致幻灯光中，好象是



五光十色的腿的种植园，或者说象一条硕大的百足虫。

金丝雀已不止一只，而是一群粉色、紫色、黑色、银色的怪异无比的鸟儿，在舞台上纷乱的人群上空飞来飞去。可怜的“火花”已吓得叫不出声了。

赫苏阿尔多利用闪光间歇的机会，在一片黑暗中走近升降舞台的装置。他转动一个把手，地震突然发生了。舞台下陷了半米深，仿佛大地把它吞没了，好象

一只魔船在下沉。

狼狈逃窜的场景是惊人的。哑巴和沙丁鱼互相滚在对方的怀里。他们也许为能在混乱中和解而高兴。由于舞台下沉，只能看到矮墩儿的脚，“火花”开始撕咬他的鞋子，直到脱下来才罢休。

最小的阿里耶尔不甘落后：拉响了火灾警报。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和汽笛声立即响了起来。

妈妈继续追她的金丝雀，多莉塔还在找她的乌龟。爷爷丢了眼镜，他敲击着手风琴的乐键来加强他的呼救。

沙丁鱼和哑巴丢下了没有法子让它老是关着的箱子，被撞击和恐怖弄得疲惫不堪，被无休止的闪光搞得晕头转向，

不知从哪一侧能够溜出去。他们几乎是哭着拥抱了。可能是为以前未能情同手足而遗憾，为不知真诚相爱而悲恨。

座位上的孩子们兴高彩烈地鼓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动人、这样扣人心弦的演出。使他们最为开心的是矮墩儿向上跷着的两只光脚，袜子上全是窟窿。连大人们也没有弄明白台上究竟出了什么事。

爷爷的手风琴拉得越来越急促了。在进进出出的观众中，在想要带着箱子逃跑的歹徒中和孩子们的“小偷在那儿！小偷在那儿！”的喊声中，警察来了。

胡子警长

是的，是警察。是查斯科木斯市警察局长，后面跟着两位警官和两名警察。官方人士一到，卢辛多就停止操作配电盘，赫苏阿尔多重新把舞台升到原来的水平。

哑巴与沙丁鱼收起左轮枪，两人为了争夺箱子你推我、我挤你。灯全亮了，妈妈牢牢地抓住两只箱子，把它们放在一张椅子上，然后交叉着双臂，坐在上面。

“火花”一直在咬矮墩儿疯狂摆动的脚，把袜子也扯了下来。多莉塔为了一只乌龟绝望地哭泣着，乌龟滑到矮墩儿头朝下栽进去的池子里，拿不出来。

手风琴奏出一支欢快的维也纳华尔兹舞曲。

“安静！”大胡子警长在助手们的簇拥下，一边走上舞台

一边打雷似地喊。“都不准说话！好一场儿童节目！好一场木偶戏！”

大家都成了石头，噤若寒蝉，包括手风琴和“火花”，它藏到阿里耶尔两腿中间。只有金丝雀，顾头不顾尾地藏在一只鞋里，抗议似地尖叫了一声，划破了出奇的寂静。

孩子们和大人们越来越好奇地观看着，弄不清舞台上发生的事究竟是真的还是纯粹的编造。

沙丁鱼和哑巴是患难时刻的老伙计，偷偷跑到幕后躲起来，在后台寻找出口。

妈妈打破了沉默。

“您好，警长先生。很高兴认识您。您好吗？”

“住嘴！”警长喊叫起来。

“好吧，好吧，我住嘴。我服从。但我觉得您完全弄错了，警长先生。我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但是，既然诸位来执行任务，为什么不帮我把金丝雀捉进笼子里去呢？”

“不许动！您不要坐在这些箱子上。”警长命令妈妈。“而你，脱掉化装服。”他命令卢辛多，卢辛多还穿着狐狸服站在配电盘旁边。“我来这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多警报。我以法律的名义宣布，你们都被捕了。”

“警长先生。”爷爷插话了。“请原谅。但是我认为，您应当以法律的名义命令把我们的箱子还给我们，连同全部木偶完好无缺地还给我们。”他猛地一拉手风琴，来加强这些话的语气。

哑巴和沙丁鱼机灵得很，终于走出了转幕的迷宫，当他们正要从黑暗的后台逃掉的节骨眼上，卢辛多用忽闪的聚光

灯照亮了他们，闪得他们象两个怪诞可笑的木偶扭扭摆摆地跳滑稽舞。“火花”跑过去，又咬住了他们的裤子。

“这是怎么回事？”警长气得暴跳如雷，因为这些扭曲形象的致幻性闪光把他也弄得眼花缭乱。“不要动聚光灯。想从后台逃跑的两个人，不许动！”

由于那只乌龟顺着脊背滑进衬衣里，矮墩儿一个劲地蹬腿和嚎叫，两个警察各拉一条腿，帮他从池子里爬了出来。他刚出来，没站稳脚，抓住红色天鹅绒幕布，使尽全力一拉。幕布落在矮墩儿、警长和其他人的头上。

“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警长咆哮起来，他的手下人帮他 from 幕网里挣扎出来。

“当心！别踩了金丝雀！可怜可怜我的花！”妈妈央求着。

“求求你们，别踩我的乌龟。”多莉塔笨嘴拙舌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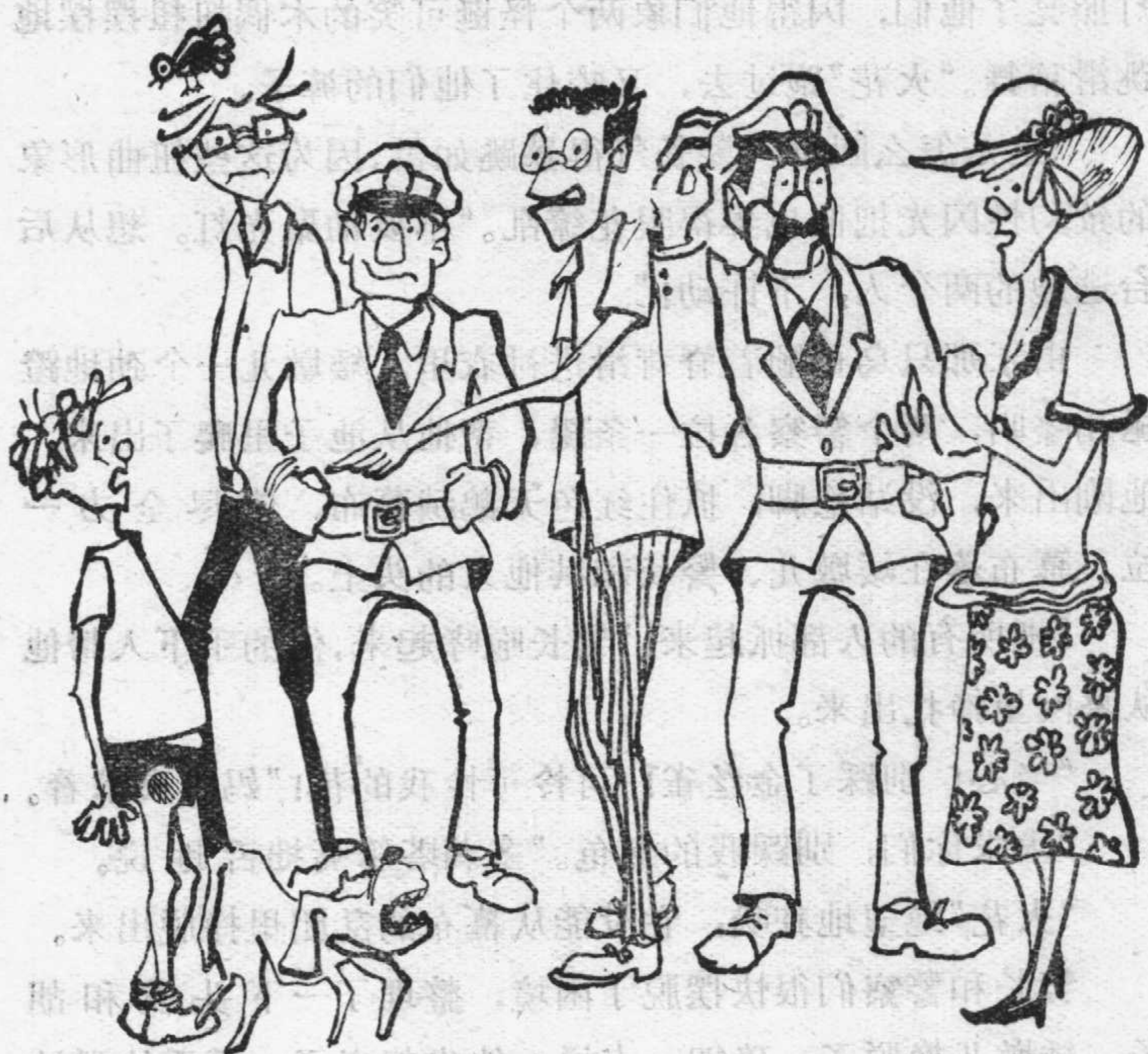
“火花”绝望地狂吠：它没能从幕布的乱团里挣脱出来。

警长和警察们很快摆脱了困境，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胡子。矮墩儿挣脱了，确切一点说，他坐起来了，看看他那被“火花”咬伤了的脚，同时抖着肩膀，想把乌龟抖掉。

“请原谅。”多莉塔对他说，设法把他的背心撩起来，找乌龟。矮墩儿怕露出肉来，跳了一下，乌龟掉下来了。

人 人 惊 奇

“这儿是怎么回事？你们不害羞吗？”警长骂起来，惊奇地



看着散乱在地上的衣物、花草和乌龟。“喂，这些箱子是谁的？”

“是这些抢劫犯的。”哑巴狡猾地说，并走上前去，向警长伸出了手。“警长先生，他们是伪装成木偶戏演员的抢劫犯。昨天抢银行就是他们干的。我和他们一起乘车，我发现了一切。所以我来到这里，以便协助警察揭发他们。因此，他们想用这些鬼灯光把我们赶走。”

“活见鬼！让这位要结婚的先生的谎言见鬼去吧！”妈妈低声说。“这些箱子是我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我们的，

是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但我们不交出来，绝对不交。”她又坐到上面去，把鸟笼子放在膝上。“全是乘务员搞乱了，可把我们给害苦了。让孩子们说说，孩子们是不撒谎的。因此：想要箱子，得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尸体？什么尸体……？喂，您站起来。”警长命令妈妈。

“妈妈。您站起来。”她的儿子们都坚持地说。

“好吧，好。我站起来。请您打开箱子，警长先生。”妈妈同意了，站了起来。“您会看到，箱子是空的，完全空的，因为这位先生原来放在里面的衣服都在这儿，扔在地上……而且皱得厉害，他将来得熨熨。”

警长证实了箱子是空的。

“你们演出用的木偶放在什么地方？”然后他问赫苏阿尔多。

“我也是这么说！”妈妈生气了。“可怜的木偶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她叹了口气。“而且，孩子们都来了，善良的孩子们，等待着演出。请您说说，警长先生，上帝能不能饶恕这个乘务员。”

“谁把箱子带到这里来的？”警长又发作了。

“我们，先生，但这不是我们的箱子。”赫苏阿尔多坚定地回答，他刚刚脱下了熊服，好象是刚从月亮上下来。

哑巴悄悄走近卢辛多，在他耳朵边向他窃窃低语：

“咱们商量一下，小伙子。咱们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在箱子的夹层底里有几百万块钱的票子，我们大家分。只要你们说一声就够了，就说你们把木偶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并说这箱子是你们的，这些衣服也是你们的。对你们不会发生

什么事。交出来吧。”

“这箱子是谁的？”警长又大声叫道。

“警长先生：我刚得知一个重要情况。”卢辛多宣告说，并用金灿灿的黄色灯光照着警长和箱子。“在箱子的夹层底里您会找到几百万成捆的票子。我们是无意中把这箱子带到这里来的。”

“我的老天爷呀！”妈妈发出一声呻吟，差点晕过去。

哑巴要向卢辛多扑去，但阿里耶尔使劲拉动控制舞台升降的把手，地板陡然倾斜了，下降了一米多。幕布转了一圈，显出奇特的水下幕景。

警长和警察们跌跌撞撞，惊得呆头呆脑。一片惊慌失措，无论是台上的人还是从座位上观看的人，都懵了，只见人头在海洋里浮动。警长很快醒悟过来，并大声叫喊：

“把我们从海里弄上来！举起手来！”

舞台恢复了原位，警察们把大家都围起来。

“现在好了，”警长重新命令，“行李员凭票交箱子，当时谁带着行李票？”

“是我！除了我还有谁？”妈妈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些行李票。”

“啊哈……！”警长胜利地喊道。“这么说，昨天在首都失踪的有名的银行现钞在这些箱子里？你们这些木偶戏演员，见鬼去吧！”

警长把箱子全都打开，拉开密套的拉锁，掀开两只箱子的夹层底，在众人疑惑的目光注视下……没有钞票。

任凭警长怎样伸手摸索，连钞票的影子也没有。

警长二重唱

哑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看沙丁鱼，沙丁鱼看看矮墩儿，矮墩儿看看大伙，什么也不明白。

大家都向箱子里望去，象是看最难解开的谜。

“统统带到警察局去！”警长怒气冲天地喊，气得他那八字胡都硬撅撅的。

“求求您，警长先生，我们先找找另一只乌龟吧。我现在只有一只。”多莉塔要求着，她把箱子和盗款的乱子全然置之度外。

“什么乌龟不乌龟，全到警察局去！”警长吼叫着，一边想法子把他的胡子理得软一些。

大家正不知所措，座位上的孩子们象比赛中的乒乓球一样来回走动，就在这时，大厅里又闯进来几个警察，后面跟着另一位警长，这位警长没有胡子，但比较快活。

“唔！米拉马尔市警长。”一个警察含含糊糊地说。

查斯科木斯市警长立正致敬，对其同行意外的来访惊愕不已。

“查斯科木斯市警长先生。”米拉马尔市警长一派军人风度。“我们找到了昨天闻名的银行案的被盗的款子。”

“什……什么？怎么找到的？”查斯科木斯市警长结结巴巴，觉得有点丢脸。“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请您给我们讲讲吧，先生……米拉马尔先生。”这次是妈妈结巴了。

“你别说话。”两位警长同时命令。而后，应大家要求，米拉马尔市警长作了说明：

“昨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米拉马尔火车上的乘务员，在第一站过后，发现有点奇怪。他到行李车去查看，看到门被破坏了。他进去检查，看到两只绿色箱子的行李标签被撕掉了，上面没有收件人姓名，只留下一小块纸，上面写着：米拉马尔。乘务员想，一定是有人想弄走这些箱子，但未得逞。于是，他叫来了乘警。”

“很好！应该这样做。”妈妈称赞说。

警长用警长的目光瞪了她一眼，继续讲下去：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乘警和乘务员打开箱子，没有把锁弄坏。检查了箱子。里面全是男人的衣物。但在秘密夹层里藏着银行的钞票。全部是崭新的。他们把钱拿出来，再关好箱子，并把这情况报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现在，钱已经安全地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了。”

“好！”爷爷猛拉了一下手风琴，表示赞赏。

哑巴、沙丁鱼和矮墩儿面面相觑，脸色煞白。

“但是，好戏来了。”米拉马尔市警长，眉飞色舞，又讲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马上电话命令我们在米拉马尔监视到车站取箱子的人们，这些人就是抢劫犯，我们应当逮捕他们。但是，箱子根本没有到达米拉马尔。今天查清了，这些箱子昨天晚上在这里，在查斯科木斯被人取走了。这就是说，盗贼在这里。”

“我的天哪！这是怎么说的？”妈妈插话了。“这位先生，就是这位下巴上有伤疤的先生，蒙面进来，拿着左轮枪，要把这些箱子带走，里面的衣服他不管，这就是说，箱子是他的！”

“住嘴！”查斯科木斯市警长命令。

“不许撒谎。”米拉马尔市警长威胁说。“我们也知道，你们昨晚在查斯科木斯车站，冒着大雨，为了让行李房的人把还在火车上的箱子交给你们，制造了麻烦。你们有行李票，撕掉了一半，不管怎么说，你们是有行李票的。所以说，箱子是你们的。”

“警长先生，他们行劫时用的左轮枪在这儿。”一个警察报告说，他在赫苏阿尔多的伪装服里发现了这些武器。这是哑巴和沙丁鱼巧妙地放在里面的，没有被人发现。

“我们是抢劫犯？！”妈妈划着十字。“可这些枪是这些无赖的呀！”

“妈妈！一切都会弄清楚的。”赫苏阿尔多胸有成竹地说。“唯一使我担心的是写给劳拉的信。”

“什么信？劳拉是谁？同伙？”查斯科木斯市警长询问，他越来越莫名其妙了。

“是给他那不愿当木偶戏演员的对象写的情书！”多莉塔插嘴说，她很高兴，因为终于找到了她的乌龟。

“警长先生。”哑巴和沙丁鱼讨好地说。“现在找到了这些歹徒的武器，我们可以走了吧？您看到了，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这位矮朋友的。把他头朝下栽在坑里，为了不让他说话，把毒蛇放在他的背上。”

“首先陪我们去警察局说明情况。”警长回答说。“而你们，

走！”反而喝令木偶戏演员们。“举起手来！”

“怎么举起手来？我把笼子放在哪儿？放在头上吗？”妈妈抗议了。“我说警长先生，我非常高兴陪您去警察局，和我的公公，还有我的孩子们一起去。但请您可怜可怜动物吧。请允许我们把‘火花’、金丝雀和乌龟带走，免得它们留在这儿给吓死，而我们却在那儿喝着玛黛茶^①，等待你们调查我们的生平和我们生平中的奇迹。您将发现我们是正经人，是有名的人，而不是……”

“够了！闭嘴！走！”查斯科木斯市警长最后说。“我早就觉得你们不是干这行的。你们被捕了，走！”

人人惊讶，人人沉默。所有的观众，特别是大为开心的孩子们，感到扫兴。好象一团愁云笼罩着他们。

内 疚

歹徒们头前开路，双手插在裤袋里，显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木偶戏演员们跟在后面，由警察押着。爷爷合上了手风琴，但烟斗点燃着，直冒烟。妈妈头顶着笼子和花盆，花连叶子都没有了，金丝雀吓得要死，瑟瑟发抖。多莉塔挎着篮子，里面是受了欺凌的乌龟。赫苏阿尔多想着劳拉；卢辛多撩起他的狐狸服，尾巴掉下来了；阿里耶尔戴着掉了响

^① 阿根廷人喜欢喝的一种茶。

尾蛇的帽子。最后是“火花”，它一点火花也放不出来了，而是夹着尾巴，一付丧气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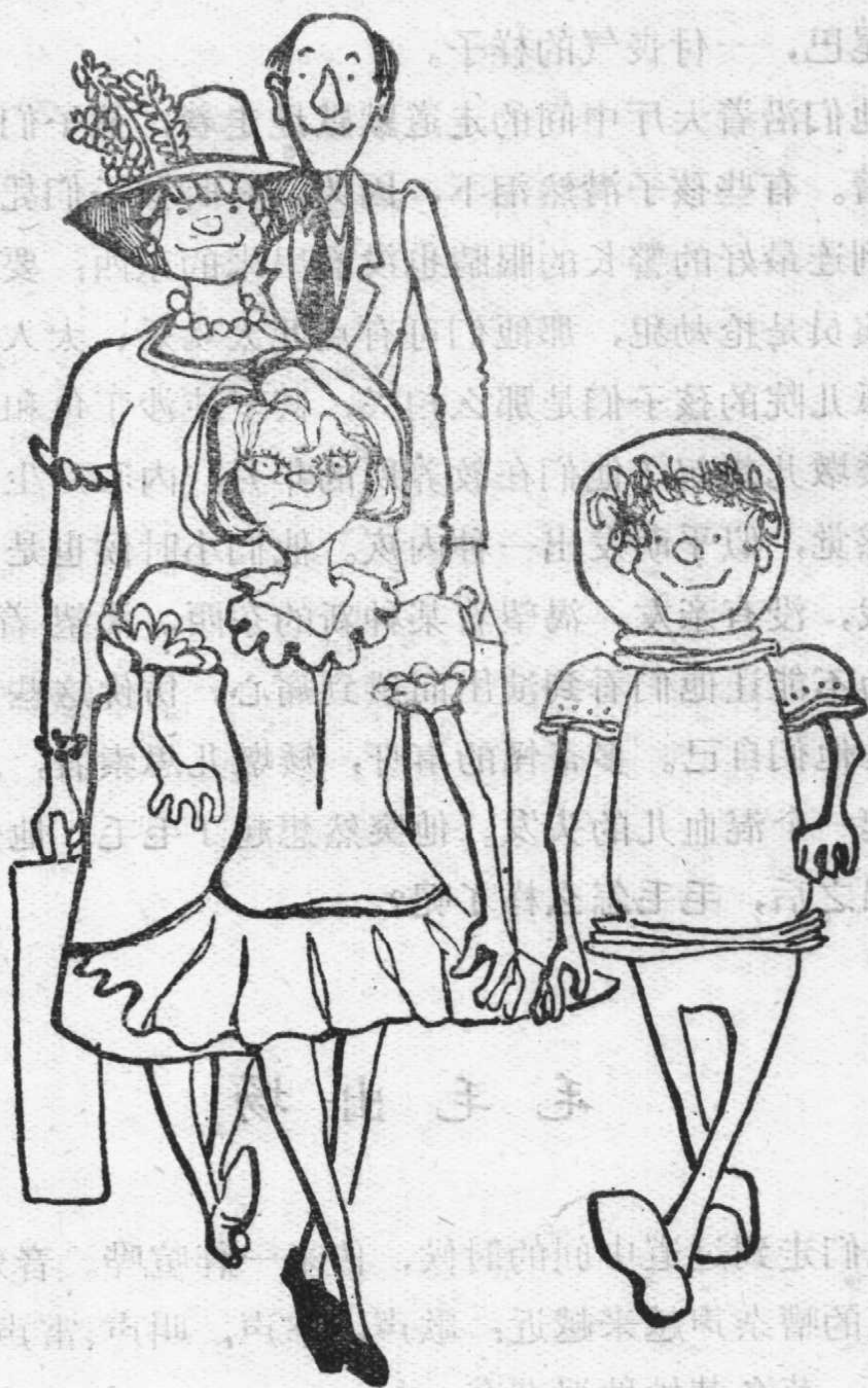
他们沿着大厅中间的走道默默地走着，孩子们也伤心地沉默着。有些孩子潸然泪下，因为，有时孩子们凭直觉也能觉察到连最好的警长的眼睛也没看出来的东西：要说这些木偶戏演员是抢劫犯，那他们可有点儿太欢乐、太人道了。

孤儿院的孩子们是那么扫兴，甚至使沙丁鱼和光着脚走路的矮墩儿想起了他们在教养所的年月，内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萌发出一种内疚。他们小时候也是这样，没有游戏，没有亲友，渴望着某种新的东西，渴望着某个节日。为不能让他们看到演出而感到痛心，仿佛这些失望的孩子就是他们自己。多奇怪的事呀，矮墩儿思索着，最后，他抚摸起一个混血儿的头发。他突然想起了毛毛。他们从博物馆逃出之后，毛毛怎么样了昵？

毛 毛 出 场

他们走到过道中间的时候，传来一阵喧哗。音乐声和怪声怪气的嘈杂声越来越近：歌声、掌声，叫声、雷声、铃声、警报声，莫名其妙地混杂在一起。

他们看到进来了一位十分漂亮的小姐，她一身舞蹈演员的打扮，随着手鼓的节奏，跳着舞，婆娑而进。后边跟着一个孩子，这孩子的头上戴着闪闪发亮的宇航员的头盔。小家伙一手拿着一台录音机，乐声和其他稀奇古怪的声响就是这



两台录音机里发出来的。他们后面是一位阔太太和一位温文尔雅先生，太太戴着漂亮的帽子，先生拿着把雨伞，两人各提着一只绿色的箱子。

“劳拉！劳拉！”赫苏阿尔多看见他的未婚妻在她父母的

陪伴下走过来，就喜出望外地喊起来，很明显，她的父母带来了装木偶的箱子。

劳拉从妈妈手里接过箱子，打着手鼓，向未婚夫跑去：

“赫苏阿尔多！我要当木偶戏演员了！”她幸福地宣告。但是查斯科木斯市警长猛地命令她站住：

“你带着这箱子到哪儿去？为什么在当局面前不停止跳舞？”他厌恶地问。

“每当演出之前，总要跳舞和奏乐，不是吗？”劳拉解释说。她风趣地在两位警长面前弯了弯腰，声明说：“我和父母一道来为我的未婚夫赫苏阿尔多及其剧团送木偶，好让他们演出。”

歹徒们惊恐万状，立刻认出了戴宇航员头盔的孩子是毛毛。他们用手势和表情示意他不要讲话，否则就干掉他。毛毛好象没有看见他们一样。

“警长先生。”孩子胆怯地微笑着说。“如果我不向您说明，您不可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由于我想当木偶戏演员……就去找原来不想当木偶戏演员的劳拉小姐。”

“安静！”胡子警长大声地吼叫，他的胡子从来没有撅得这样高过。“都不许动。我们都上台去。我想看看这些箱子里是什么。”

“木偶！我们的木偶！”劳拉笑容可掬地宣布，同时她的父母非常郑重其事地向两位警长作了自我介绍。

“啊呀，上帝呀！儿媳妇也成了木偶戏演员了！感谢圣母！”妈妈含着眼泪唠叨着，立即把花和笼子交给了查斯科木斯市警长，跑去拥抱劳拉。但因为过道里挤满了人，而且劳拉

继续在膝盖上打着手鼓，妈妈一下子冲到亲家母的怀里，把她的帽子都碰得歪到一边去了。

孩子们东张西望，脑袋象个拨浪鼓，一个细节也不肯漏掉。

“统统上台去。”查斯科木斯市警长命令道，把花和笼子交给米拉马尔市警长。“我要揭开这个谜。上去。我们要检查这些新到的箱子和它们的夹层底。”

水落石出

大家再次登上舞台：赫苏阿尔多牵着劳拉的手；亲家母二人互相搂着腰；爷爷和带伞的先生在一起，那位先生受不了烟斗的气味，打起喷嚏来了；卢辛多和阿里耶尔一起走着；多莉塔陪着毛毛。“火花”孤零零地独自走着，它妒忌了，汪汪直叫。歹徒们跟在后面，警察监视着大家。

孩子们，大人们也一样，没有离开剧院，因为他们坚信事情一定会弄得水落石出的，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看到这样的结局。

警长下令打开劳拉父母带来的箱子，立刻看到了木偶、宇宙人、发亮的玩具和头天晚上在船头装饰物博物馆使毛毛着迷的所有奇妙的东西。

“检查秘密箱底。”警长吼叫着。

警察拉开拉锁，抽出成捆成捆的信、一卷一卷的纸和一

个剧本。

“啊，啊！”两位警长惊愕地喊。“这些纸是什么？用密码写的？隐藏着什么？”他们摇着这些信和诗，好象是无法破译的走私密件。“这是搞的什么鬼？这是什么？”

“是诗，警长先生。”

“诗？什么诗？这么长的纸捆全是诗？”警长询问着，紧蹙着眉头，把眼睛、胡子和鼻子都埋进纸里去了，用诗写成的东西他们一窍不通。

“写给一位小姐的诗歌和情书，这位小姐以前不愿意当木偶戏演员，但现在愿意了。”劳拉打着手鼓，骄傲地说。

“宇宙人的故事就在这本书里。棒极了！”看到警长们也怀疑标题奇异的《宇宙人巡视地球》的剧本时，毛毛解释说。

“除了糖果以外，一切都在，我把糖吃光了。还少了些气球，挂在几个木头人、海神……身上。”

“哈，现在我明白了。”米拉马尔市警长说。“我刚在今天下午的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报道了在河口区博物馆发现气球的怪事……”

“现在你把事实真相向我们讲清楚。”查斯科木斯市警长命令道。“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没有父母……也没有证件。人们都叫我毛毛。”

“哦——，你以前干了些什么？”

“我以前和矮墩儿一起住。偷盗，帮助偷盗。”

“但是偷箱子的秘密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昨天中午，矮墩儿、沙丁鱼和团伙头头哑

巴，还有司机大鼻子，一起去抢劫银行，他们让我望风。但抢劫后，哑巴带着钱溜了。我们在整个市中心追他，后来我看见他进了一家大商店，他换了衣服从里面出来，提着两只绿箱子，搭上出租车，驶向孔斯蒂西翁。恰恰又是我看到他 把箱子托运到米拉马尔。矮墩儿和沙丁鱼当场决定抢行李车，在 第一站，我们带着哑巴装钱的箱子跳了下来。”

“啊哈！”两位警长沙哑地说。

“呵噫！”烟斗的烟呛得戴帽子的太太直打喷嚏。

“火花”以它特有的方式作出了同样的反应。

“在火车上走过的时候，”毛毛继续讲下去，“我们看见哑巴坐在这些木偶戏演员身旁。我们进了行李车，但里边有一条狂叫的狗。就是这条狗！仓促间，我们把装木偶的箱子当作装钱的箱子拿走了。我们在第一站跳下了车。”

“你们自作聪明。”警长们评论说。“但是，后来怎么样了？闹翻了？”

“没有，先生。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害怕和……我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到了河口区，到了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准备分钱。是个奇怪的博物馆。但在那里一打开箱子，他们就发现弄错了……他们打了我。他们叫我把这些破烂货再收进箱子里。他们飞快地又去追赶同一列火车，要从行李车里取出确实是哑巴的那两只箱子。他们能追上火车，因为大鼻子开小卡车每小时跑一百多公里……”

“你就从博物馆里逃出来了。”查斯科木斯市警长打断了他的话。

“没有，先生。”毛毛难为情地说。“问题是……他们把我

一个人留下来，我看了木偶、狗熊、跳舞的女郎……学会了使用录音机，读了给劳拉的诗……我挨了宇宙人到地球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的故事。我不知道。但我好象是发现了一点好的东西。我发觉我想当木偶戏演员。沙丁鱼和矮墩儿急急忙忙去找我，要把我带到查斯科木斯来，让我帮助他们调换木偶戏演员的箱子，或者他们愿意换，或者强迫他们换，这时，我……我不想做贼了。我打开录音机，放出警笛声，声音很大，和警察的警笛声完全一样，他们懵了，飞快地逃了出来……”

“清楚了。因此，‘你们都来到这儿，’查斯科木斯市警长下了结论，“来抢箱子。”

“到这里来抢箱子，想不到钱已经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米拉马尔市警长讥讽地补充说。

“把他们抓起来。”查斯科木斯市警长命令他的助手们，乐得连八字胡都笑起来了。后来他问毛毛：“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好吧……在博物馆我自己问自己：我怎么办？他们去查斯科木斯换箱子，他们可能会杀死木偶戏演员们，也可能给他们栽赃……这时我想起了给劳拉的信。我看到还有小姐的地址。我把东西都收在箱子里，除了这宇航员的头盔……因为我喜欢它。把箱子关好，离开博物馆，带着箱子向劳拉小姐家跑去。”

“我们一致同意到这儿来，”劳拉的父亲赞赏地说，“以便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

“以便开始演出。”劳拉最后说。

“好极了！我们也将出席。”两位警长搓着手坚定地说。一些警察哭了。另一些警察爱抚着阿里耶尔，是他拉响了警报，引他们来的。其他的人满意地抚摸着“火花”和乌龟。

妈妈倒在一张椅子上，扇着扇子，只会重复地说：

“啊呀，上帝呀！儿媳妇也成了木偶戏演员了。”

“把三个人带走，还要找到开车的大鼻子。”查斯科木斯市警长下了命令。

演员们胜利了

下令逮捕歹徒之后，查斯科木斯市警长看了看毛毛，轻轻捋了捋八字胡，不知所措地说，他的声音意外地温柔：

“而你……你还没成年。得把你交给一位法官……”

毛毛这时正往手上套宇宙人木偶。他真想演这个角色。他吓傻了。

“您把他交给我吧，警长先生。”妈妈立即插话。“有四个木偶戏演员的地方，我是说……四个儿女，完全可以有五个儿女。”她帮毛毛套好木偶，补充说：“您会看到，小家伙会有出息的，他会成为多么好的木偶戏演员！”

爷爷胜利地拉了一下手风琴。

“女士们，先生们，孩子们，演出开始！”赫苏阿尔多挽着劳拉的手宣布。

“诸位将看到《宇宙人巡视地球》。”



多莉塔拉着毛毛的手报幕，阿里耶尔把乌龟收起来。

卢辛多照亮了毛毛，他戴着闪光的头盔，微微笑着，又有点不好意思。

两位警长一见自己也被照亮了，频频鞠躬，模仿着演员们的样子，答谢人们的掌声，甚至还向观众送飞吻。

“等一等！等一等！”妈妈插话了。“金丝雀又跑了！”她拿着笼子开始追赶金丝雀，后面跟着“火花”和两位警长。但金

丝雀躲在劳拉妈妈的帽子上，谁都没有发现。

于是，当警察们押着盗贼走下小阶梯的时候，两位警长却在寻找着金丝雀，演员们在装台，爷爷奏起了他最喜爱的歌剧《阿伊达》中的胜利进行曲。



来国处事自明不那里同，新就毛的于于管进制薛受
又，诗笑纷纷，盖火向光因音领曲，手手！亮照幸改
思意快不点音
员高音计翻，照翻翻翻，下亮明翻出与自更一才警站两
。因才否众照向五至县，兵军前口人搬答，于将四四
拿鼓“下国又音竺金”。下国翻翻“！带一！带一！带一！
金用。才警站两味”并火“音翻面司，音竺金致蛋做开于安音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木偶剧团的奇遇

作者 = (阿根廷) 西丽亚 · 波莱蒂著 仇新年译

页数 = 7 8

S S 号 = 1 1 4 1 4 5 0 2

出版日期 = 1 9 8 5 年 0 4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受牵连的一家
 两只绿色手提箱
 “火花”开始行动
 戴墨镜的人
抢劫行李车
 标签一团糟
 三犯得逞
 抢劫银行
 神秘的藏身处
 查斯科木斯到了
 在河口区博物馆
神话般的世界
毛毛的发现
 宇宙人巡视地球
 巨响和怪声
 毛毛的梦
毛毛醒来了
 一场鸭球赛
 演出开始
 意外
 袭击
 临时节目
奇幻的灯光
 胡子警长
 人人惊奇
 警长二重唱
 内疚
 毛毛出场
 水落石出
 演员们胜利了